

新嘉坡荒地

玲	者獨孤
成進洪	實現離脫談略
慧鄭	生先知行陶家育教的人偉
山凡	史歷與袖領
苛羅	育教

△要目▽



版出社地荒坡嘉新

目錄

封面	登明	(一)
魯迅像(油畫)	李宗津	(一)
孤獨者	玲	(二)
短篇	楊春	(七)
漫談戲劇藝術	林恩	(八)
略談脫離現實	洪進成	(九)
社會的癡症	飛	(十)
三星頭	網筆	(十)
領袖與歷史	凡山	(十一)
生命的價值	葉岡	(十三)
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鄭慧	(十四)
留下來，幹下去	符名森	(十六)
教育	羅奇	(十七)
生活素描	燕子	(十七)
奴化的「黃色流行歌曲」	音樂學生	(十八)
玩火的女孩子	靜	(十九)
好一個反黃色的同學	習者	(十九)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越人	(二十)
讀沙汀的「還鄉記」	靜梅	(二十一)
拉時代尾巴的人	勇夫	(二十二)
山中公路	寶里	(二十三)
想到就寫	諸葛求實	(二十七)
我所看到的	深淵	(二十八)
青年人的苦悶	陸苗	(二十九)
聞一多的話	李強輯	(二十九)
我發狂了	札勒	(三十)
火	歐陽文流	(三十)
商量(詩)	歐陽想想	(三十一)
商量(木刻)	司徒志光	(三十一)
編後雜寫	編輯室	(三十二)

荒地半月刊

出版兼發行：荒地社

通訊處：新加坡芽籠路
三十二巷三十九號

HWAN DIH SHEH

39, Lorong 32, Geylang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宏藝印務公司

新加坡俊源街廿七號

電話：二零八三六

出版：一九五四年
日期：一月十五日

荒地半月刊價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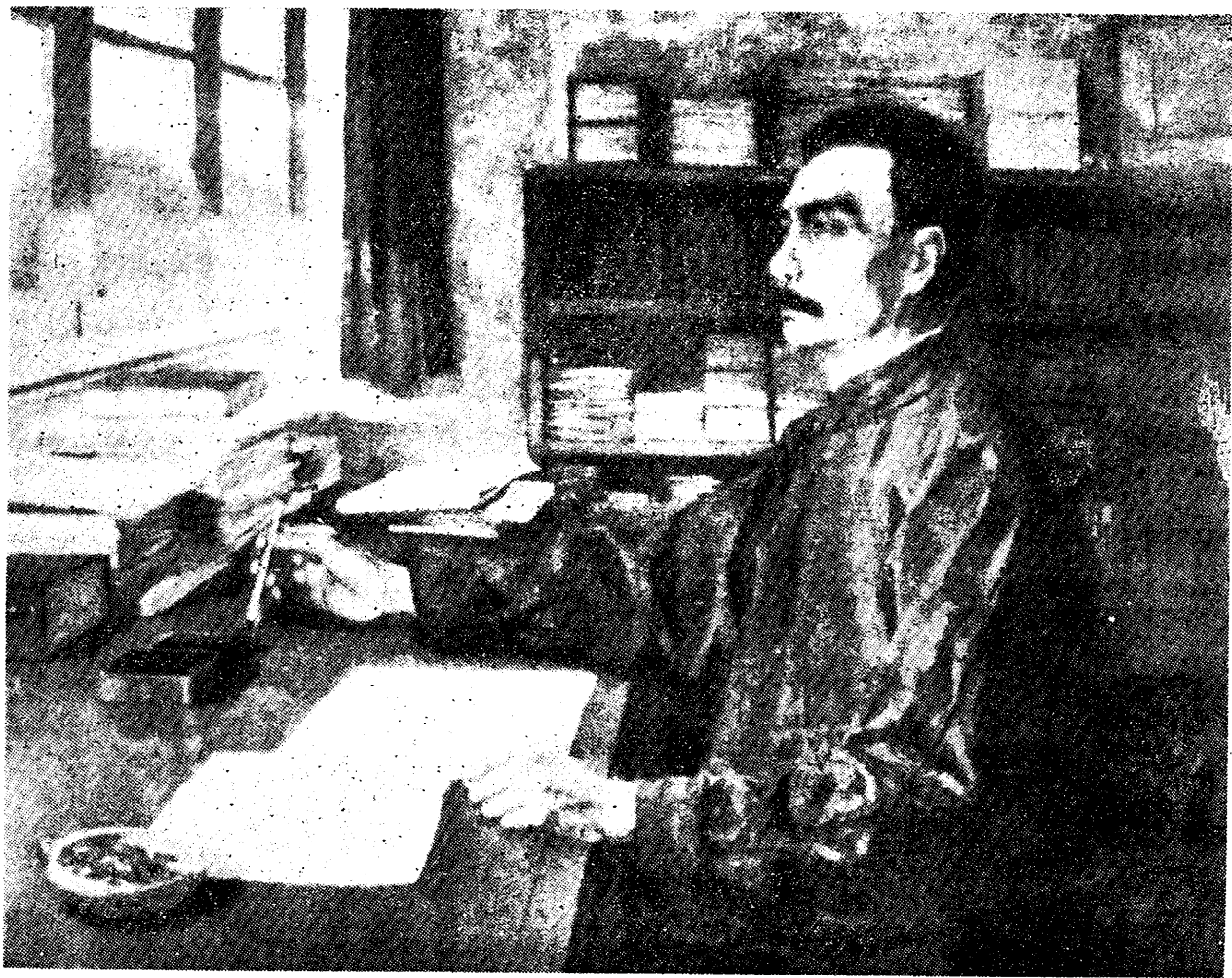
零售：每本三角

定閱：三個月 一元八角

半年 三元五角

一年 七元

(英屬地郵費一律免收其他各地另加四分航郵照算)



李宗洋

魯迅像 (油畫)

孤獨者

· 玲 ·

「健民，人是需學溫暖的；離開友情的溫育就如花木沒有陽光與水。你需要愛的滋潤也正如你不可缺少理想的鼓勵一般。你不能逃避社會關係的束縛；你也不應放棄人生應有的享受；你就沒有理由可以使你的朋友對你失望；你更無理拒絕人們寄予你的同情；你……。」

「健民，你不能繼續這樣地生活下去。糟蹋自己是一種罪惡。我是你的朋友，我有權阻止你毀滅自己，我不忍坐視自己的朋友墮向無底的深淵而不思挽救。即使你不愛自己，朋友需要你，社會需要你，人類需要你……。」

「健民，我是你的一面鏡子，只有我才知道你。你自己是不清楚的。你有旁人所不及的才學和勇氣，你有驚人的……；你有出奇的……；你有最不平凡的……。」

像這樣的話，我和健民不知說過多少次了。可是他的答覆總是那樣乾澀和簡單。

人們永遠覺得健民是個不易受人了解的。我也會這樣想。我與他認識前後整整有五個年頭。我們間彼此雖不致一天天疏遠，但也不敢說已有充份的了解，一直到我們別後，我還常自語道，健民的性格真是難以捉摸呀！

人們永遠覺得健民是個冷酷的人，冷酷到近乎殘酷，我也會這樣想。他說，他尚未認識「溫暖」兩字。他以為現社會是冷的，所以他主張用「冷酷」的態度來處世。他的人生哲學是「用不哭不笑的態度去對付那啼笑皆非的事情」。但他並不否認溫暖是可以獲得的。他說，「溫暖」是有待培養和爭取的，牠絕不能「不勞而獲」。他完全贊同，水，陽光，空氣自由和平等是人類生存的基本要素。同時，他更進一步發揮道，所謂幸福，友愛，溫暖……種種都是建築在這五大要素上的。然而他說，人類要取得這五大要素，是需要經過一番艱苦的鬥爭，並予予血的代價的。

像這樣的似是而非的議論，健民是不時就發的。他的個性孤僻，沉默寡言，拙於辭令，答話總是乾脆直接，半句廢話也不加，似乎嫌那是一種浪費。他會說：「我假如要跟你們談『今天天氣哈哈』之類的话那倒不如喝茶睡覺去更來得有意義。」但畢竟也有例外的時候。倘若與健民說話能投機，他却比諸葛亮還雄辯。然而，要和健民談得投機，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呀！總之，健民是個典型的「少說話，多思想」的人。

在外表上，健民是平凡而又平凡的。他身材頗長，顴骨高聳，臉上綉紋起伏。此外，他尚有一對炯炯有光的黑眼睛，一雙走路時不斷搖擺的瘦長的臂膊和周身潤白的體膚。但假如要勉強說，他是有些特別的話，那是他的走路的姿勢——也即是說，他走路時身體筆挺，神氣十足，且步伐均勻，易於受人辯認。

但在看事方面，健民的見解的奇突與新穎却超于一般的奇突和新穎的。可是在奇突與新穎中往往表現出他頭腦的精細，創造力的豐富及富於含蓄。我覺得，他的話多是初聽時易使人起反感，但一經咀嚼，却別有一番「味」。倘能領略到他的「絃外之音」和「言外之意」，那就覺得很有價值。例如，人家說，沙漠是最寂寞的，他却說，此時此地最寂寞。有人說，敢于衝鋒陷陣的戰士是最勇敢不過的，他却修正道，只有敢於擁護真理，並為真理而戰的人才是最勇敢的。但他却反對「不顧手段，只管目的」的無謂的犧牲和盲動主義。

他有時頗愛向自己發問道：「我不知道是這個社會對不起我呢，還是我對不起這社會？」但他有時也很樂觀的自慰道：「我不信，黑夜會那樣冗長。不！絕」

不會的！可是他的內心却時常充滿着矛盾與衝突的。用他自己的解說，就是：「在矛盾的社會中，人是無法擺脫矛盾的。」最明顯的是，他的行動和他的理論往往有脫節的地方。然而，在「總」的方面，他的目的是不會錯的。

知識份子 (Intellectuals) 向來是最敏感的，同時他們都富有高度的覺悟性和現實的反抗性。而健民却尤其敏感。他感到的寂寞是「寂寞以上的寂寞」；他感到的空虛，也是「空虛以上的空虛」。他常發牢騷道：「明知」寂寞與空虛」可以殺人，又感到「空喊於人生中而無反應」之苦，那要怎樣辦呢？但魯迅先生不是說。「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嗎？」於是他沉思了。但使他，徬徨與動搖的是，既不願淪於黑暗，而又不易接近光明。最後他的結論往往是：還要再學習，還要再努力。可不是嗎？路是踏出來的。

健民不但善於發現問題，而且精於分析和解決問題。他會對我說，他最感到痛苦的是：有口不由說，有筆不由寫，有目不准看，有耳不許聞，有腦不許思想等，有……：「一句話不自由。不錯，不自由，毋寧死。」

健民不是一個現實的屠殺者，絕不，他不會忘記此時此地的「現實」。他能分析事物的矛盾和連繫爭性。他說，理想與希望固不可少，但脫離了現在，他們便成爲無意義和無價值的東西了。他老愛將一個社會制度比做一升

屋子。照他的見解，一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就如一間破屋子，屋里的住客，應採取什麼態度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推牠倒吧？恐怕沒那力量。即使能推掉吧，能否建築一間比這更好的屋子可以避風雨，也是非考慮不可的。不推牠倒却不行，因為牠太破殘不堪了，修補也只能濟一時之急。於是房子里的人，有的要搬走；走不掉的，有的便發脾氣說，索性把牠放把火燒了，大家都餐霜宿露好；也有主張慢慢來，局部的改善修補，做日和尙敲日鐘，且說什麼「天下無難事，只怕心不專」，只要有耐性，奇蹟便會發生的。他們的理由是「忍耐是等機會，光棍不也會中馬票嗎？」但也有少數，對現實的醜惡，疾首痛心，而同時却又能腳踏實地的行動的。他們大聲疾呼道，「走」是逃避現實；「破壞」而不建設就如（略十字）樣不行；改良派和機會主義是幼稚和頹廢的表現。他們訂出的工作綱領是：（一），團結屋中的人，使大家明白病根所在，和工作進行的目標；（二），領導屋里的人，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先將屋子修補一下，以安頓一切；（三），要大家通力合作去建設一間理想的屋子。爲了要達到這目的，大家必須分清敵友，認識美醜愛憎，不斷的克服缺點，發揚優點，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獲取無價之工作經驗和阻止了工作偏向，艱苦戰鬥，並作到「能發聲的發聲，能做事的做事，有一分

熱，發一分光。」以上各種主張，據健民的意思，只有後者才是根本和澈底的。這我是完全同意的。

談到戰爭，健民常說，戰爭有兩種：一種是正義的；另一種是非正義的。戰爭固然是可怕，但在某種情形底下，戰爭對和平或維持和平是有利的。他說，戰爭可以消滅戰爭；戰爭不只是破壞，牠還在替和平鋪路，替和平培養嫩芽；死也不可怕，只要是爲人類的自由幸福而死，那是值得引以爲榮的。他指出，戰爭與死亡是分不開的，自由幸福的獲得與死亡也是分不開的，但爲着生存，就得戰鬥，因爲只有「死」才能征服「死」。

人家常說健民不會做人，但對於「處世做人」的正確態度，他却有獨到之見。他的主張是：（一）能爲己而同時爲群是很好。（二）能捨己爲群更善，只要是非之盲目的且是有意義的；（三）爲己而不害群在某種情形下也不壞；（四）不爲己又不爲群是愚蠢的，不好的；（五）爲己而害群是可惡的；（六）既不爲己而又害群，是心術不良，是最該深惡痛絕的。但他附語道，上述這六大建議，只不過是行動的指南，而非教條。」

健民偶而也愛發些使人聽了不得不起反感的話。在這方面，他頗似普梭一般瘋狂。雖然他不致於像克魯泡特金在「告青年」所寫的意見那樣的把一切一筆勾銷。他說，大多數法律是一種鎖鍊，（略八字），牠們刺奪了多

數人的利益去給少數人享受，牠們是人類天性發展的大敵。（略十九字）。但他又認為，在歷史的某一階級，政府却也有牠的功用。

知識份子往往空談，不着實際。這種毛病在健民身上雖然少見，但難免也會偶然的流露出來。例如，當談到一些有關於當地的實際問題時，他有時也會沉默起來，不發一言，但是他却是非常清醒的。在這種情形下，他往往現出很痛苦的样子，像在跟什麼東西掙扎和做劇烈鬥爭一般。有時他却會搖頭道，人是矛盾的動物，口說正視現實，但實則只會說那「遠在天邊」的事，而對於眼前的事却倒一概裝做無睹一般，不敢加以分析置評。但有時他却靜靜的苦思良久，然後像若有所獲一樣的連稱：「我明白了，我現在明白了。」

然而健民是不會糊塗的，盡管有人說他神經病。他的頭腦很清楚。他能辯証的思索，辯証的行動，雖然也有例外的時候。他主張「以變以變」，這與我們的「蔣總統」的「以不變應付萬變」是背道而馳的。但他反對向現實底頭的沒骨氣的「變」——「扇芭蕉，隨風搖的「變」。

他熱愛真理，並且相信真理只有一個；他疾惡如仇，有時就無情的向一種不合理的措施做無情的攻擊。在學習上，他比別人認真和努力。他的學問發展很平衡，而尤專長「社會科學」。他很推崇「為學當如埃及塔，要能

博大要能高」這句話，雖然在思想上，他是反對胡適的。他分析事理，向來是很精密和客觀的，罕有時却頗「固執成見」，不過那是不自覺的，可原諒的。他沒有「敵人一切都是壞的」和阿Q式的「排斥異端」的惡習。他有出奇的思考能力，對任何問題都不輕易放過，一些也不苟且；對於人性的認識，他也別具銳利的眼光；對於社會問題，他尤喜歡研究，但有個缺點，那是材料都是簡接得來的。他崇拜像孫中山這些革命家。他也喜歡魯迅，聞一多這樣的戰士。他愛讀馬雅可夫斯基，普希金，拜倫，雪來等的詩，托爾斯泰，高爾基，果戈里，屠格涅夫，法捷耶夫等的小說。他也愛看哥德易卜生，狄更斯，莎士比亞，蕭伯納，羅曼羅蘭，魯梭等及東歐各國的著作。

對於一種主張的理解和發揮

，健民也是個能手。有一次，他告訴我，他頂痛恨游離份子，騎牆派，折中主義者。這不得不使我反駁道：「那麼依你的意思，人人都得走極端了？」他的答覆是這樣的：「極端并不壞，中庸也不壞，看你如何解說。我覺得一般人總太愛『望字生氣』了。其實『中庸』與『極端』原是兩位一體的。中庸就是『適可而止』。什麼是『適可』呢？曰：『最善』。何謂最善？曰：『應發聲時發聲，應做事時做事，應拍案大叫時拍案大叫，應屏息時屏息。』依此邏輯，我們可說：『但應走極端時就得走極端。』」

他同時指出騎牆是不可能的，因為，他說，人的意識是被社會決定的，社會中既有敵對的勢力存在，人怎能例外呢？這些話，我聽了雖啞然無言，但心中却很不以為然的。但幾年後，我在某處看了聞一多的一句話說「嚴寫中立的人，不是受人欺騙，便是自欺欺人」，才回想起健民的話，那時始覺得那些話畢竟是不荒唐的。

健民不但在思想上，在談吐上，性格上顯得與人不同，並且在生活上，待人接物及處世方面也表現得非常別致。他的生活之簡單是使人難以置信的。除了書，他沒有任何嗜好。喝酒，賭博，抽煙和嫖女人都與他絕緣。他不喜作任何運動，雖然他也承認運動對他是非常需要的。娛樂場戲院他也絕不去光顧。信也不常寫。朋友很少，女朋友更談不上。據一般的推測，他早年一定會受過什麼大刺激，或許是戀愛失敗，才會將他弄得這樣瘋癲瘋腦。但他本人却告訴我，他並沒有戀愛過，更不會失戀，所以他早年生活是很如意的。

在生活方面，他一向主張以簡單越好，因為他認為簡單就是善，也就是美，也就是真。誠然，他的生活是非常規律化的。一句話，他的生活是單調得的可憐和嚴肅得可怕。

他慣於清早六時起床，七時用早點，八時準到校辦公。放學鐘一响，他便步回家。午後照常到校。晚餐後，若非下雨，他總出門散步一小時。他怕熱鬧，經

常都到郊外馬路逛去，偶然也到海濱公園，凝着眸望着長空靜坐。回家後，他便全神貫注到他的功課去（指自修、看卷子），一直到晚上十一時才上床。而且天天如此，從無間斷。他的生活，在我們看起來是既單調而又刻板，既寂寞而又無波的。人無論如何是不能杜絕一切享受及擺脫一切社會關係的束縛的，我個人認為，太規律化的生活會使人變成一幅機器，使人感到規律成爲一種壓迫，一種鎖鍊，正如他說的「法律是一種鎖鍊」一般。我很担心，寂寞會把健民逼瘋了或殺死了，所以我會不只一次的勸他多尋些人生樂趣，以調劑生活的單調。我對他說：「生活是需要不斷豐富的，這正如機器需要不斷加油一般。書固然要多看，但這還不够。你還得多接觸「人」和「事」。爲了達到這目的，你就得什麼地方都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閉門造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只有多接觸外界，才能給生活帶來了生氣和肥料，理論才有了証實與發展的機會。而且，娛樂在你——人（感情的動物）——我敢肯定說是百分百需要的。」這樣的話，他照例是不加反駁的。但他道，對娛樂本身，他並沒有憎惡之感。可是在現社會中，他覺得娛樂是有偏見的，不但成了生活的點綴品，同時是現實的一種諷刺。而他反對到娛樂場去的理由是：「在烏煙瘴氣與滿目荆棘的社會中，我那還有那些閒情逸致去尋快樂呢？」

據他說，娛樂在他身上簡直是失了功用的，給他的反應是「自我麻醉」和「自欺欺人」。這些話當然是反常啦。

健民是孤獨的。他沒有什麼朋友。本來校中也有一兩位同事頗與他談得來，但終因思想的分歧，只有數目之雅，便告各走各的互不相問了。我與他思想雖不一致，但我向能容忍與讓步，且覺得他需要朋友，可憐他的寂寞，愛他的勤奮，所以常登門去拜訪他，和他縱談一切，並保持不滅的友誼到我們分別。

誠然，像他那樣的人是「無偶有獨」的。他的堅韌嚴酷是不易想像的。我想，真正能用「冷酷對付冷酷」的人，恐怕只有他吧！

在校，他是很少與同事恣意暢談過的。凡事他只問是非，絕不受人情的挪揄。大多數同事因他的性情近乎乖戾，易得罪於人，有的不敢，有的不屑，有的不願與他交談寒暄。但在健民却毫不受影響的，他一直處之泰然，在校四年如一日。一般人都說，他是在拒絕朋友，不懂人情事故。更刻薄的說，他是「書獃子」或「神經病」。對於「朋友」，與其說，健民不看重，勿寧說他看得太重，太勉強求全了。他認爲朋友不是「俯拾皆是」，而是需創造與爭取的。他說，敵人不能成爲朋友，反動階級不能成爲朋友，思想歧異的人難成爲朋友，出賣朋友的牛首阿旁不可結爲朋友……，倘若分不清敵

友，則也分不清善惡了。但他并不否認，爭取和教育敵人使他們成爲朋友是有可能和至爲重要的。不過，這一點他在行動上却是忽略了，這也是知識份子的弱點之一。他又說，他有朋友有愛他的人，但他並不會也將不拒絕他們的愛，反之，他將有一天與他的生活在一道，與他們共同享受的滋養與沐浴。

「忠於職務」，可說是健民的信條。凡事應該他做的，有意義的，能力作得到的，他毅然便做。他不偷工減料，也不信口雌黃。他能負責自己的工作，也能負責自己的話。批閱簿籍，他從不隨便。他做事是「寧可慢而不馬虎」的。所以那位戴有色眼鏡的勢利校長雖嫌他孤僻，不諳事故，不堪爲人師表，但見了他做事的魄力與精神，又不能不肅然起敬起來。

對於教學與規勸學生，他一向主張自由教育。同事因此常蓄意攻擊他，無奈他做事是無虛可乘的，也奈何他不得。他曾說，時代不同了，師生關係也起了變化。師生之間除了師生關係，應加上一層同志關係。師生應成朋友，不是敵人，這在他似乎都能做到，且收效頗著。因爲他所担任的班級，學生的成績往往比別班好，而且他也比任何在校教師更受學生歡迎！

健民是孤獨地生活，孤獨地戰鬥。對於未來，他有着牢不可破的信心；對於新生的一代，他寄予無窮的希望。健民是不可惡

的，顯然不能稱得上非常可愛。在幾年的相處中，他對我不能說完全沒有影響。最重要的是，他使我對一些從未注意的問題開始注意起來。然而健民待人是真不客氣的。他的果決，嚴厲，不通融的態度是頗難使人苟同的，就是我也不免與他吵了幾次嘴了。但他却頗有學者風度，辯論過後，他便忘得一乾二淨，全不牢記在心。這一點是值得讚不絕口的。

可是，歷史原來是無情的，牠一面自己在向前走，一面又在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目，而健民也就在萬變中開始轉變起來。那年，正是新中國政權建立不久，由於新學術浪潮之濺盪，那一向被稱為「世外桃源」的K市，竟也不能例外的受了騷擾。就在這時，T中學——也就是我們任職的學校——恰好鬧「擇師」和「倒校長」的學潮，弄得學校不成學校，風雨滿城。（略卅七字）這場風波的內幕的究竟，至今尚是個謎，但事情的發展與校長本人處事不當却是息息相關的。當時社會一般的輿論也頗一致。同情學生的怪校長糊塗，不懂教育，無故興風作浪，存心陷害同學，主張將校長「滾蛋」，學校才能恢復常態，平安無事。同情校長的說，學生乃「小牛不怕虎」，不知厲害得失，受人慫恿和利用，蓄意與校長取鬧，主張嚴辦領導學生者，事情才有解決的希望。但也有認為校長與學生都有錯誤，指責一部分在校教師採取「孤立」政策，不幫忙安頓學校

，步入正軌，反持「袖手旁觀」和「隔岸觀火」的態度，他們呼籲雙方互作讓步，建議化小事為無事，使一切糾葛立即消除，學校得以安靜下來。是的，事情當然是要結束的，雖然結束得是否太勉強還是另外的問題。經過了兩個月的鎮壓和調解，再加上「法庭的審判」，事情作曲線的發展，由低潮而趨高潮，再由高潮趨於低潮，最後終於在「不了了之」的情形下告了一個段落。對於每一件事情的看法，總是因人而異的。這次事情結束後，有人表示惋惜，有人覺得遺憾，也有感到沉痛的。感到遺憾的也許是認為有比這更好的解決方式，感到惋惜和沉痛的怕是因為有一部分「學校棟樑」（包括學生和設幫忙「校長」的教師）被開除和解聘。然而，這又算是什麼一回事呢？

當然健民也是不能「倖免」在被「革」之列的。但這在他并不算什麼大的打擊。他說，這樣的結束，他早已料到了。他一面默默的忍受，一面在壓抑着那從未奔放的心頭的憤火。他像一個老戰士，鎮靜的在準備迎接另一次襲擊，安然道：「更大的打擊，我還能忍受。」是的，他還活着，他還能幹別的。對這回的事情，他的批評是：「幼稚是幼稚，但又經歷了一回，得到了多一次有益的教訓。」是的，幼稚並不可怕，要緊的是不斷的克服，「知過而改，善莫大焉」，在戰鬥中所得的教訓是無比的寶貝，這是誰都不敢否認的。有人說，

學生此次雖然應該同情，但他們未免太不講究手段，弄到「得不償失」。這話固然不錯，但健民却道，「我並非主張盲幹，但我以為此次的損失雖然使人痛惜，可是影響之大是不易估計的，至少有很多人已被驚醒，而這也就是輝煌的收穫了。」

時間也着實過得快。半年又溜過去了。健民是失業了。但他還照常生活下去。那些受不起打擊的，有的早已進了神經病院了。可是健民偏不要為「仇者所快」，他仍泰然處之。我常道，環境可以改變一個人。這句話是証實了。健民顯然是變了，他變得更堅決，更果敢，更沉毅。但在生活上，他仍保持嚴肅的態度。在談吐上他的見解比前更深刻和更切合實際。現在他敢嚴詞痛斥一切醜惡，揭發一切他以前所不敢置評的黑幕。在學習上，他是更積極。對於未來，他一點也不悲觀。他告訴我，他發現了一個真理，那就是：人是不會孤獨的，孤獨是人為的；而孤獨的戰爭就是絕路，只有向廣大群眾靠攏才是生路。在檢討自己時，他道，對現實，他還欠「冷酷」，但這是因為他過去還不知道世上會存在這許多他從未會想到的醜惡。但他繼而自剖道，他以前實在有點太「個人主義」化了。他坦然宣言，他將痛改前非，因為現實告訴他，「超人」是沒有的，「逃避現實」是奇恥大辱，而且目前就是「不在其位，也得謀其政」，「道并行必奮悖」，「

道不同，也不吝不相為謀」。

爲了一點小事，我也辭去了學校的職務北上往H埠了。K市沒有什麼可使我留戀的東西，那些整日在打小算盤，斤斤在利害上計較，出賣教育，喪盡人格天良，卑鄙陰險，黨同伐異，上詔下驕，男盜女娼，動搖妥協，偷工減料的同事們留給我的印象是無比的「憎惡」，我只恨不能與他們做殊死鬥爭，豈還惋惜與他們離別嗎？但離開健民却使我晝夕難受。平日，我還不覺得健民和我之間會存着那麼深的友誼，一旦分離，才油然的生出了許多惜別之情來，深恐將失掉了什麼寶貝一般，健民也有同感，像他



朋友：

今天，我聽見妳說了這樣的一句話：「活在這種環境，還有什麼好說。」我一時找不出什麼更好的話來反駁，只是內心盪起了悲哀。于是我想起了許多「過去」妳曾經鼓勵過我的話。

是的，過去的妳是多麼地熱情，勇敢——四年前，兩年前……今天？

這一個突如其來的「變」幾乎使我懷疑，更幾乎抹煞了妳「過去」的一段「生活歷史」；甚至，自甘毀滅了妳所抱的「希望」。

這種向來漠視友誼的人此刻竟也

覺得依依不捨起來了。在分別的那天，他親自送我上船，而且在船開前十分鐘，用極度誠懇的態度和清脆淒楚的聲音對我說：「玲，愛惜你的前程。一直向前跑，路就在你的面前。」此外他還贈給我馬雅可夫斯基的那句「當你回憶過去時，不要因……」的詩句。當我關懷地問起他今後的生活問題時，他若無其事道：「不必管我的，我還能活下去，而且會活得很久很久。」我到D城後，曾一連寫給健民兩封信，但很久沒有得到回音，那時我因爲生活過於忙碌，晚間要到報館負責編副刊，每晚需

簡短

生命要有「希望」，一個沒有「希望」的生命就會走向滅亡。

愛，固然是生命所需要的；但是，沒有「希望」的愛是不健康的愛。

朋友，別忘，我是你的朋友。朋友與朋友之間就有互相鼓勵檢討的責任。

人，活在大時代裡，就是大時代的兒女，大時代的兒女們就應該爲大時代建設，創造，甚至做個當代的英雄。

朋友，覺悟吧！

活在這個時代，生命是屬於大眾的。

朋友，握手吧！讓我們站在「朋友」的立場上，爲社會，爲羣衆，爲正義，緊緊地握住手，重新步向我們新的路程。

握手！

到十二時才戴星回家，白天又要

在S中學兼課，不能抽空做旁的事，所以也懶得給他寫信。但雖如此，我並沒把他忘了，尤其是他的話。
轉眼間，又是半年了。一天，我忽然接到他一封信，我才曉得他已在我離開K市不久便回到他的老家——廣西桂林——了。他告訴我，他生活雖忙，但精神很愉快。又說，他總算找到了一空氣，陽光，水，自由和平等了。最後他要我領略「戰鬥是享福」這句話的真義並囑我朝向「爲全人類謀自由幸福解放」這目標而努力。

五月一日在孤城。

漫談戲劇藝術

林思

有一些人對於戲劇有着某些誤解；以為劇本就是戲劇，其實不然，因為在戲劇藝術的領域中，尚必須包括演員、導演及舞台裝飾三部分。也就是說：除了劇本之外，還必須具有演員的表演、導演的執行領導及舞台上佈景等裝飾，具備了這四大條件，才能算是一個完整的戲劇。

戲劇是一門獨立的藝術，也是一門複雜的藝術形式。它不但是「人」與「物」的藝術，也是「動」與「靜」的藝術完全結合了起來的形象化的藝術。——比如戲劇裡，它必須要有演員底表演，演員就是「人」的藝術；又戲劇裡須有佈景等舞台裝飾，這就是「物」的藝術。由於表演須用演員整個身體去進行活動，因此又稱之為「動」的藝術；而戲劇裡的靜止固定不變的佈景等，即謂之「靜」的藝術。「人」與「動」的藝術是構成戲劇藝術的主要要素，「物」與「靜」的藝術則是協助這些藝術來完成戲劇藝術。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出：空閒藝術與時間藝術的結合是戲劇藝術的一個特點：所謂時間藝術，就是如戲劇中演員底表演，一行一言都隨時間過去而不復還；而如舞台上的佈景等即屬於空閒藝術。

總之，戲劇就是一門綜合了各種藝術中的綜合表現。然而，有些人認為戲劇祇是一種文學的表現形式，以為戲劇祇是文學（劇作）的一個延續而已，這是錯誤的，雖然，無可否認的，文學在戲劇藝術裡是有着某程度上的貢獻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但却不能說：戲劇是屬於文學範圍內的藝術，因為在戲劇藝術的領域中，確實有所貢獻的不僅僅祇是文學，還更有演員、導演、繪畫、舞蹈、音樂等藝術在內；何況劇本又並不是戲劇藝術的中心。可是它也並不屬於任何一種個別的藝術，而是變成了另外一種綜合性的獨立藝術。

戲劇既為我們所說的是綜合性的藝術，但同時也是一種集體藝術。何以見得呢？很明顯的，因為在戲劇裡，一方面它必須要有各方面的工作人員：如編劇、導演、演員及舞台工作人員。即是集合了

許多人才能完成的一種藝術；另一方面，由於戲劇是各種藝術的綜合表現，這也正說明了戲劇是集合了各種藝術在內的集體藝術。戲劇既集合了許多人員及各種藝術部門共同去完成的東西，但也並不是說它是各種藝術的總和，或無中生有的把各種藝術無機地都拼湊在一起；假如是如此的話，便不成其為藝術了。——例如隨便地把某甲裡的一段音樂、某乙裡的一幅畫、某丙裡的一段舞蹈及某丁裡的一個動作與表情等無原則地亂加在一起，是否能融洽呢？能不能就成爲一個戲劇呢？顯然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簡直就是一種胡鬧。——所以各種藝術在戲劇藝術的表現中，必須是要有機地互相配合，依循規律地活動起來。而且因為各種藝術當他們參與到戲劇藝術裡時，它們的中心任務，便是爲了整個戲劇藝術成績的表現，而不再是各個藝術自我的表現過程了，因此也可以說：各種藝術當它們參與到戲劇藝術裡以後，便沒有獨立性了，它們都必須依照整個戲劇內容需要與要求而互相適應地將各種藝術灌激進去，使它成爲一個完整的戲劇藝術。

戲劇雖然是一種複雜的藝術形式，但是也有它的本質和中心的，而各種藝術部門及戲劇工作人員在集體與綜合中，也就必須以通過這中心，圍繞着它工作來完成戲劇藝術；爲這中心服務就是各藝術及各工作人員的主要任務。那麼戲劇藝術的本質和中心是什麼呢？正確的答案就是：戲劇藝術的本質是表演藝術，而中心即是演員藝術（演員藝術是表演藝術的一種）。因爲已經有了許多歷史例証，舉出了在戲劇的發展過程中，沒有劇本，或沒有佈景等，戲劇仍然可以存在，而沒有演員底表演，戲劇就不能存在了。并且，戲劇在其發展中，演員藝術向來都爲戲劇藝術的中心，至於其他各種藝術，便是依附於它，服從於它而存在的，假如一旦沒有演員藝術，那麼一切藝術也就消失了它們對於戲劇的作用了。

我們已經懂得：戲劇是綜合的、集體的藝術，中心是演員藝術。但是爲了使各部的工作能够進行得有組織、有計劃、有規律，因此便產生了需要執行這項任務的「導演」來，以便解決各部門工作中將發生的矛盾和偏向，把各種藝術及工作人員集中統一起來，完成領導的戲劇的演出。因此我們也可以說：導演是戲劇藝術裡民主集中制的化身者。

略談脫離現實

洪進成

整天埋首於書本的知識份子最容易犯到的毛病，就是脫離現實的教條主義。他們由于日常只注重書本，便忽略了現實；只見到書本裡的抽象道理，却見不到這些道理在現實中的意義。他們不會明白：脫離了自己本身和周圍的實際事物，一切理論都必然變成固定死板，沒有作用的。而在我們見到的作品中，犯上這種毛病的並不少。

我們許多作者時常談到：新文藝的特點，是反映現實，改造現實和指出方向。這是一點不錯的。尤其是目前，在這種健康的糧食因受到壓抑而顯得特別貧乏，黃色文化則因獲得方便，慫恿而四面包圍着人們的時候，我們的作者，就更應該一方面反對和揭露黃色文化及其毒害作用，另一方面創造出新的，健康的糧食來貢獻給讀者。這一任務是誰也不能逃避的。但是，眼見許多作品却没有談到現實。這在研究文藝作品（包括理論問題和小說）的論文中表現得特別明顯。

我想在這裡先舉出本刊第八期內，「寶里」作的「略談魯迅的自我批評精神」作例子。

首先應該承認，這一文章裡所介紹的幾件事，是對的，好的；臨末「寶里」號召讀者去學習魯迅先生的自我批評精神，也是積極的，好的。然而，使人遺憾的是，除此以外，文中再沒有其他的內容，尤其是關於我們目前的現實的問題。這樣就不做到反映現實，也談不上去改造現實了。

不僅這一篇。還可以舉出不少其他相似的例子。只本刊範圍內說，在研究小說方面，就有第七期「宏星」的「讀魯迅的『藥』與第四期『玲』的『論阿Q正傳序』」；在研究理論問題方面，第六期就有「歐陽梅子」的「給愛好文藝的青年」等。

這些作品，本來都有其共通的，好的一面。這就是：一，對各該對象（包括理論問題和小說）的深刻的認識和理解；二，精巧的細心分析方法；三，獨特的體會和意見。這都表現出作者們對各該對象的研究，足確實化了一筆心血的。這些優點都值

得讚揚和學習。可是，不幸得很，在另一面它們也有一個共通的缺點，就是：與現實無關。

或許有人認為：研究性的文章，是不需要也不可能結合實際的。我們只想去研究他人的理論或小說，研究其問題中心或題材，場面，表現手法而已，並不想研究自己和大家的具體情形。這種看法就有毛病了。

試想想，我們研究他人的理論和小說，爲的是什麼呢？按照新的現實主義看來，當然是爲了我們目前的現實。具體點說，就是爲了學習和掌握他人的經驗和方法，來認識和改造我們的創作，來肯定我們創作中好的，對的一面，和否定壞的，錯的一面；從而尋找出我們今後創作的方向。所以，研究他人創作的目的，主要並不是爲研究而研究，而是爲了我們的創作。因而在研究過程中，就不能把我們自己和大家的思想和作品放在樓頂置之不顧。

再拿「寶里」的一文來說，本來他可以在介紹魯迅先生的自我批評精神之後，進一步提到我們目前在自我批評方面的實際努力情形，提到我們在這方面的優點，缺點和方向。

事實證明，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很不够。其最顯著的就是我們的作者很少有真誠的自我批評精神。大家看到，在本刊已有數期中，有關批評自己和大家作品的文章真是寥寥無幾。

這並非我們的作品沒有缺點（「何少英」的「我們急切需要發展文藝批評」一文就舉出了一系列之多）或看不出這些缺點。而是我們的作者對自我批評的意義和作用了解不够，不知道只有依靠了自我批評的方法，才能把自己和大家的作品以至思想中的廢物，缺點發現出來，清除出去，從而使作品不斷豐富和進步，使自己和大家的思想不斷提高，並使讀者不受或少受這些作品的錯誤的繼續危害。這才是對自己，對大家，對讀者高度負責的表現。這就是魯迅先生所以更運用自我批評，也就是我們

所以提倡和發展自我批評的主要原因。
 可惜的是，「寶里」的文中却沒有提到這一點。
 對於這些活生生的現實的忽略，就使得這篇文章
 失掉了有價值的內容，使讀者感到它似乎和我們沒
 什麼關係，不够親切，感到它缺乏現實性和生動
 性。

同樣的，在上述其他例子中，根本上也是能够
 按照把文中的各該主要內容，從各方面去結合現實
 （我們的創作），從而反映和改造我們的創作。

由此可以明白，我們的研究和介紹性的文章若
 能不僅引用和討論他人的理論或作品；而且還善于
 將它和自己或大家的創作融合起來，互相對照和互
 相比較；並從這裡找出我們創作中的錯誤，缺點和
 偏向；找出今後創作中努力的方向；那麼，這種研

究和作者就不會只是把他人的創作按照自己的興趣
 重新調換編排一次而已，這種文章也不會只是他人
 的成績。只有這樣的文章才能够充分反映出馬華文
 藝的水準及其特色，才能够對讀者起着應有的教育
 作用也才不失去其戰鬥性與民族性。

在這裡，我想再提一次「何少英」的那篇文章
 。在這一文內，作者曾生動和具體地對許多創作提
 出了一系列的批評。這些批評顯示了用正確的道理
 （從他人作品中學來的）來批判和糾正我們某些作
 品爲其作者的思想毛病的正確手法。如果我們大部
 份作者能學習並掌握這一手法，那麼，不僅大家的
 作品，而且整個「荒地」刊物的內容都一定將更加
 豐富和具體得多，同時也對讀者們更加有益得多
 了。

社會的癱症

——飛——

高爾基說：「資本主義在
 強制着世界；就如一個衰枯的
 老人強姦着一個年青的，健康
 的女人似的；他已經不能使伊
 受孕了，除了帶給伊衰死的病
 症。」

這個比喻實在再適當，明
 確不過了；眼看目前的社會，
 那渾濁可怖可惡的病症不是一

天天的蔓延嚴重嗎？生活在裏
 面的人們，每一時刻都受到這
 種病症的威脅，有的已經完全
 中毒向別人身上傳染開去，更
 有的已經瘋狂了，無恥的向人
 們貫注，或作殺人利己的行動
 ，向良善的人羣間侵犯。在這
 裏畏縮的人們先受吞噬，其他
 陷於驚慌失措的混亂裏，他們

日日在挨餓挨寒，甚至日夜的
 呻吟不已，唯有清醒，鎮定，
 能抵抗者向這種病症的細菌戰
 鬥，以維持這種病形的社會
 ，不至於全癱而死，無形中他
 們成了醫生，當他們的力量茁
 壯廣大起來的時候，細菌定會
 被消滅，受害的人們定得救，
 整個社會也就健康起來！

網筆

三星頭

三星頭
 够威風
 昨天打東家孩子
 今天打西家老翁

憑什麼
 憑體重

三星頭
 要做工
 昨天做馬頭工人
 今天改倒垃圾桶

爲什麼
 不中用

三星頭
 不中用
 受人壓迫也不懂
 還說什麼憑體重

不中用
 不威風

三星頭
 回頭想
 生活負擔重不重
 莫再像隻寄生蟲

看社會
 向群衆

三星頭
 向群衆
 學得文武都會用
 做個堂堂大英雄

爲社會
 爲群衆

領袖與歷史

凡山

人是環境的產物，這是不待言的。人在其與自然的鬥爭中，一步步的吸取經驗，並用以擴大或增強控制或改變客觀世界的的能力。在改變外界的時候，人們同時也改變了自己。腦子發達了，手脚分工了，語言產生了，甚至整個身體的內部外觀也起了變化。時間一長久，這種變化也加深。這樣，人們不斷地用其所得的經驗去應付自然，去應付人類社會，並從而局部的征服他們，改變他們，而在改變環境的時候在自己又因此加深自己的能力。這樣，循環不息，但每一往返，都在前進。人的生命有限，又不能不將其鬥爭經驗所得，交付與下一代。除却能由身體的關係方向將自己的特性（即人之所以為人的特性）遺傳給子女外，又于子女發育滋長至一定時期，將經驗傳授給他們。遺傳不是單純的遺傳，而是也在發展的，這是說，遺傳不是永遠停留在固定的內容上。人，和動物一樣，是有遺傳本能的。這是他們延續種族的方法。不然，一對人類，忽然產生出豬狗或甚至不知名的怪物，豈不荒唐，豈不是不可以思議？但事情並不停留在這一點上。已經說過，人類在改變自然的時候，同時也改變了自己。這改變的不止是大腦或作為大腦的產物的思想，與手脚，或作為手脚與大腦合作的結果之技能，而是整個器官。這改變的過程，與人生的壽命一比，自然是極其緩慢的。但在改變這一層，却是事實，不容置疑，則已由今日科學界得到證明。人改變了，自然又將這「改變」遺傳給子女。子女又以這「改變」了的人的軀體及由此軀體產生的能力，去從事鬥爭。這樣，人類便一代勝似一代。所以，所謂遺傳，歸根究底，是環境的產物。這不僅因為人，作為遺傳的材料，是來自環境，而且也因為遺傳的過程，也必須在適當的環境下進行。這包

括母體甚至父體所由得到的食物。他們（特別是母親）的環境——空氣、日光，居處衛生等等——文化智識之類。正因為如此，所以母親產前衛生，食物等等，值得注意。但最值得注意的，是使社會合理化。因為，產婦之產前衛生，食物，固然重要，但近于「臨時抱佛脚」，或者還稱不上「頭痛醫頭脚痛醫脚」吧。這是因為遺傳，是累積起來的原故。一時注意吧，所能增進的是體質，而且這是有有限得得的，只要看成績便知道（這兒並沒有說這種措施沒有何價值的意思想），而欲得連續不中斷的注意，又勢非改變社會不可。理由是這社會的停滯不前，使保有這種能力者不知應用，使無能力者無從應用，或者說兩者都不可能應用吧。因為人類各個體雖相對的獨立，其實却是息息相關，彼此互相制約或幫助的，不合理的社會是一盤散沙，難以合作，這是因為制度規定了的原故。這制度，首先是應該推翻的，而其責任，就落在革命家的身上，落在革命的領導者的身上，落在領袖的身上。

因而，領袖首先就不是憑空掉下來的東西，不是離開了社會，離開了群眾的人物。他是歷史的產品。領袖又與鬥爭分不開——自然的與人類社會的鬥爭——鬥爭存在一天，領袖就必然存在一天。這領袖就是一個先知先覺者，是一個創始者（Bismarck，忘記是誰說過的話了）。他總結人類已往的經驗，從而得出結論；深識客觀世界發展規律，又能以其所得經驗，于升化為理論之後，正確的用以指導正在從事的鬥爭——不管是對自然的或是對人類社會的。

領袖的姿才，能力，以及體格，形狀，都是環境的產物，已如上述。這環境包括文化環境及鬥爭經驗在內，也已經說過。其次是應該

提起領袖是否能創造歷史的問題。備用一句話回答，我們可以說，領袖對於歷史的作用是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規定了的。在這一方面說，領袖沒有創造或改變歷史的能力。就和原始人沒有製造飛機的能力一樣。雖然會夢想着要飛翔，原始人類社會的領袖沒法使歷史轉到封建社會，轉到資本主義社會，即使他們會想到要如此。在另一方面，領袖表現為一個創始人或發起人。他看透現實的癥結所在，他總結以往經驗，他把經驗升高為理論，他看到此時此地，但他沒有忘記「別時別地」，他不過高也不過低的估計他的鬥爭對象所可能給予的阻力，也不過高或過低的估計自己鬥爭能力的要求，不離開群眾，因為他是因綜合了群眾的要求，綜合了群眾的經驗而被尊為領袖的。他的思想，就是他所領導的群眾的思想的綜合。當思想成爲他所領導的群眾的指南針。自然，這思想也在日益豐富，就和群眾的活動密切相關。有離開了群眾的，便不復是領袖；與群眾愈接近的領袖，則其人愈偉大。領袖使這樣的領導着他所代表着的一群向前進。領導的時間的久暫，也必須視其代表群眾的久暫，視其代表群眾的要求的深度而定。

大家也許要發生疑問。專制時代的君主，所代表的並非人民的利益，但何以不失爲一個領導人呢？這需要加以說明。專制的封建君主所代表的是大地主的利益，君主是最大的地主，其下有大大小小的地主，和他是一丘之貉。這些人首先就是環境的產物。前面說，社會的進步的力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而領袖人物的作用就被這社會的經濟結構規定着。社會的生產力發達了，舊的生產關係阻礙了它的發展，群眾的不滿的情緒有了根據。于是乎起義，革命。這時候，領袖出現了，所代表的當然是群眾的思想和要求，否則他就不會受擁戴而爲領袖。達到目的之後，即是說，把當代的統治者打倒之後，領導者或依然代表着群

衆的要求，成爲名符其實的領袖，或因當時社會的生產力的發展還允許其繼續以往的統制的形式，而加以部分的改革。拿中國來說，農民革命在歷史上並不鮮見，但往往失敗了，說失敗，是說只有部分成功的意思。農民先前的領袖于取得政權之後，便將伙伴一脚踢開，依然做其大地主，當其皇帝，這時候，已不復是農民的領袖了。但他又不能不于前任統治者的統治方式，有所改變，即多少改變了社會的生產關係。這時候，農民因受時間空間以及各種條件主要的是生產力的限制，找不出更合理的名目來，或者雖有覺到而想不出達到目的的手段，且生活多少也得了改進，便沉靜下來了。第二次發作依然有賴于生產力的發展及其與生產關係間的矛盾。這便是中國歷史上農民爲什麼會一百次一千次受騙之後還會一千〇一次受騙的原因，便是專制君主也能成爲領導者的原因。拿劉邦而論，則初期的進步傾向與政權到手之時的「與父老約法三章」正說明了這類領導人的面目。

總之，領導人如離開了羣衆，離開了一特定的時間或空間，離開了現實，是要失其領導的資格的。卑士麥說他不能扭轉時光，正是說明了他自己的屬於某時某地，在這一點上，正表示其偉大。

那麼，偉人于歷史毫無影響了麼？這是不盡然的。領袖代表的是某時某地某一階級的利益。他若果深知社會發展的途徑（這是他于總結以往經驗時所必須發覺的）知道現實的需要，以及他所領導的羣衆所能成的任務，復基于以上諸情況，以及客觀現實諸條件，而正確的領導羣衆，從事鬥爭，完成任務，則他便有推進歷史的能力。在這意義上，又可以說，領導者能創造歷史。這便是爲什麼要着重指出主觀努力的重要原因，便是爲什麼要着重指出物資決定精神之後，必須接着承認精神也能起大影響于物資的原因。否認人類主觀的創造作用，便等于承認宿命論，承認上帝。這樣，努力無用，教育多餘，正是悲觀已極。這是末路，行不通的。

多少人想不透或根本不會去想過生命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好多人說：「浮生若夢，短短的幾十年過了就算了，有甚麼價值可談的。」因此，一部分的人們便縱情享樂，花天酒地，人生就是只爲了享樂吧了。一部分的人，大不如前一種人能揮金如土地享樂；或是兒女威羣，負擔太重，或是財運不順，經濟桎梏；生活是免強度過。於是，也喪失了人生的勇氣，嘆息道：「勞苦了一生，爲了甚麼？得過且過，了結一生就是了。」心裏頭不企望甚麼，只是一天一天拖下去，等待生命完結的一天。



更有一些人，他們的生活陷入絕境，走頭無路，厭世的

生命的價值

葉岡

念頭浮現出來，對目前的困難以一死而了之。

上面所列幾種人都是黑暗社會盤據下，不能掙脫那磨折生命的枷鎖而放棄了自己光輝的生命跳躍的一天。他們都錯誤了，用那輕浮的，庸俗的，悲觀的態度去估計生命的價值。在他們眼中，「生命」這東西顯得非常渺小與不中用。

但是，世間的人不是人人都是那麼樣，至少有一部分的人（而且越來越多）對生命的價值曾經或者正在正確地認識了它。他們認爲，就因爲生命只是短短的幾十年，也正因爲現在是昏昏地冥冥的社會，生活不容易過；才對

生命起着至高無上的珍惜觀念。他們認爲而且也正在做着，不讓自己的生命像山間小泉那樣平坦地靜悄悄地過去；他們雖然不能掀起驚濤駭浪，也希望在激流中，濺起水花來，發出聲音。

他們中的一些人正努力實現自己美麗的志願：要像愛迪生那樣成爲科學家；像貝多芬那樣在樂壇上成爲赫赫有名的音樂家；像孫中山那樣；像高爾基那樣，像婦女運動的導師蔡特金那樣；像居里夫人……以及一切偉大人物那樣，把自己底天才貢獻給世界，爲人類謀幸福。不能有那樣的天才，成爲偉大人物的所謂「平凡人」，他們也不放棄自己的責任；他們要做一個大時代前進中的勇士。有的拿着槍桿，奔赴戰場的最前線，爲保衛國土，爲人羣權利

而戰鬥！有的拉長嗓子，向所有睡夢中的人們呼號並帶領他們向曙光的所在前進，有的……每個人担負起自己的一分任務，只要這工作能夠給人類幸福起着一點小小的作用，縱然自己不爲後世所賞識，成爲無名底英雄也值得。

從這裏可以看出正確地對待生命的態度是怎樣的，一個人生存在這樣世間起碼人生觀念就應該是那樣。讓我們朗誦土耳其偉詩人希克梅特的詩句吧！

……
……
……
不！我並不遺憾：
出生在歷史正來上二十世紀的時辰。
我驕傲自己的命運，
能和爲幸福而鬥爭的人在一起，
我們的力量是發揮不盡的。（二十世紀）

偉大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鄭慧

陶行知是陶文濬先生的化名，是中國當代偉大的教育家。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六日生於安徽省的一個著名的古城——歙縣。父親是一位謹嚴的家長，名字叫陶任潮。母親是一位慈祥勤儉的農村婦女。一家的生活，全靠勞力維持。

陶先生本來有三位兄弟姊妹，但不幸哥哥和姊姊都夭逝，只剩下妹妹文漾，她又在二九二九年冬逝世。（時在曉莊被封的前一年。）

父母勤勞艱苦的工作，對於後來陶先生毅然走向大眾的道路是有很大影響的。

現在讓我約略敘述陶先生的學校生活，自從資本主義國家闖進封建中國的大門以後，不論是窮鄉僻壤，都有教堂和「洋學堂」的建立。這時的文濬已經是十五歲了。在私塾里也唸了好幾年的四書五經。父親便送他進教會辦的崇一中學。由於他聰明勤奮，把三年的課程提早一年修完。

在師友們的勵鼓下，畢業後，便很想到杭州去學醫。爲了使這個心願的蛻現，他不管父親是否會反對，毅然地提出和父親商榷。父親終因不願埋沒兒子的天才，斷送兒子的前途而答應了。

到了杭州以後，却因爲學校當局居於「非基督教徒不能免費實習二年」的不公平待遇而憤然離去。到蘇州找他的表兄。

半年之後，終因崇一中學校長唐俊賢的幫助，考進南京金陵大學文學系。開始追求人生的許多問題。尤其宋代理學家王陽明的學說：「知行合一」更是他所研究不厭的問題。因爲王以爲「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終」。這學說曾經在他的腦子里佔據一段時間，甚至他還把名字改爲知行。後來，由於生活經驗的豐富，對社會教育有更深一層的研究，發見王的理論是錯誤的。他曾經對自己這樣發問過：「對於一件事，假如不去做，怎麼知道它的發展過程是怎麼？」（記得大略）由於尋找這個答案的結果，他發見：「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終」。

因爲有這個發見，他便創造出「行動是老子，

知識是子，創造是孫子」的理論。在大學里，他以優良的成績，提早一年修完大學的課程。

這時候，全家移居南京。他和一位樸實忠厚的女子純宜結婚。

大學畢業後，他冀望着到美國去留學。可是家里貧寒，對於這個願望是難以實現的。但他不氣餒，決定向親友們求助。用了無數語言和信件，持着「十扣柴扉九不開」的微薄希望，終算借到了一筆足夠的資斧。

一九一四年秋，他搭船到美國去。

在美國過了三年艱苦的工讀生生活後，於一九一七年年秋天帶了杜威的學說——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歸國。——他這時候已是一個孩子的父親了。

人生事業從此標出一個新的起點！

歸國後，他接受了南京師範學堂的聘書，擔任教育專修科主任，開始他的教授生涯。

他抱着改造中國舊教育的心願走進教育界——當時的中國教育：「教師只會教書，只會拿一本書要兒童來讀它，記它，把那活潑的小孩做個書架子，字紙簍；先生好像是書架子字紙簍的製造家；學校好像是書架子字紙簍的製造廠！」（見「陶行知」第十四面）

對於這種教育，他曾經在校務會議席上提議以「教學法」代替「教授法」。他說：「好的先生不是教書，不是教學生，乃是教學生學，就是把教和學聯絡起來。對於一個問題，不是要先生拿現成的解決方法來傳授學生，乃是要把這個解決的方法，如何找來的手續程序，安排停當，指導他，使他以最短的時間，經過相似的經驗，發生相似的理想，自己將這個方法找出來，並且能够利用這種經驗理想來找別的方法，解決別的問題……」（見「陶行知」第十五面）

他的這個破壞傳統教育方法的提議，即刻引起

教授們群起反對。因為他的「標新」的議案得不到通過，因而辭去教育專科主任的名義。

後來他更捨棄教授的生活，走向民衆的道路去——走進農村。

最初，也發見衣著的異同，使廣大的農民不能和他很親近。因此，他便毅然把原來的服裝丟開，換上粗布衣服。

後來，他還把這件事高興的寫信給妹妹文漢說：「我本來是一個中國平民，無奈十幾年的學校生活漸漸地把我向外國的貴族方向轉移。學校生活對於我的修養固有不可磨滅的益處，但是這種貴族的風尚却是很大的缺點，好在我的中國平民性是很豐富的，……經過一番思考，我就像黃河缺了堤，向平民化的路上奔流回來了。」（見「陶行知」第十九面）。

後來，爲配合「平民教育運動」，他編了一本「平民千字課」。到處奔走，宣教。

從「平民教育」中，他發見了「連環教學法」。他希望先生教少爺，小姐（因為是時只有這些少爺，小姐才可能受教育）；少爺，小姐教太太，小的；太太，小的教奶媽，丫頭。可是，這個理想却給現實粉碎了。

然而，他憑着鋼鐵的意志——「我們在社會上做，就要預備碰釘子。……碰釘子的時候，有兩個法子解決：第一是硬起頭皮來碰，假使釘子是鐵的，我們的頭皮就要硬到鋼一樣，叫釘子一碰到鋼的頭皮上，就彎了起來；第二是要把我們的熱心架起頭來，把釘子燒化掉。我們只怕心不熱，不怕釘子利害！」（見「陶行知」第廿四面）——重新和友人趙叔愚振作旗鼓，豎起「鄉村教育」的旗幟，毅然辦起鄉村學校來，時在一九二六年。

他們的目標是倡辦一百萬間學校，去改造一百萬個鄉村。他們把全部的熱情和精力都貢獻給這個天真而宏大的志向。

一九二六年冬，他們在南京荒郊外的勞山山麓，創辦了試驗鄉村師範。（即後來著名的曉莊）三年後，他在敬告曉莊的同道中說：「曉莊在愛中產生出來，沒有愛便沒有曉莊。他愛人類，愛人類中最多數最不幸的中華民族……他的愛，從最多數最不幸的出發；他的目光，沒有一刻不注意到中華民族和人類全體……曉莊三年來的歷史便是一顆愛的心。……他沒有愛便不能奮鬥，不能破壞，不能創造。……（見「大眾詩人與大眾教育家」。因爲手頭沒有這本書，只記得大略）

陶先生提倡活教育，主張：一，生活即教育；二，社會即學校；三，教、學、做合一。

他對這些主張推出如下的結論：「生活便是教育。」

「從大眾的立場看，社會便是大眾唯一的校學，生活便是大眾唯一的教育。我們必須承認它，並且運用它來增加自己的知識……」

「在偉大的社會大學里，人人可以做我們的教師、學生、同學。隨手抓來的都是活書，學問，本法。」

「教、學、做合一，是生活方法，即是教育方法。」

「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教上學。」（全上）

「教、學、做合一必須注意：一，在勞心上努力；二，做什麼事用什麼工具。」

一九三三年春，他領導同道提倡自然科學普及教育運動，在上海孟家橋創辦山海工學團。其主旨是：「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

後來更創造了「小先生制」，不久，就普及到全國，使大眾拿着「文字」鑰匙，自動來開「文字寶庫」，取現代知識。

幾年後（大約是一九四〇年），他又提倡民主教育運動。這是他的教育運動里的第六項（計有一、鄉村教育運動；二、普及教育運動；三、國難教育運動；四、戰時教育運動；五、全面教育運動；六、民主教育運動等）。

這項運動主要在培養「老百姓能明白大眾的道德，做新時代的大眾，能描準大眾的幸福來製成憲法。」（全上）

他還時常鼓勵人民要發奮自強。他在紀念友人的詩句里寫道：「死而後生者壽，不失其所者久。」

一九四九年七月廿四日，他還一直工作到深夜，整理了十萬句的詩稿。誰料第二天却是中國——全世界教育界損失一顆智慧的明星的日子——偉大的民衆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患腦充血病歿於上海。享年五十有八。

處在色情文化泛濫了大部份的馬華社會的今天，寫這篇紀念偉大的民衆詩聖及民衆教育家的短文，相信能給予馬華教育文化界一個借鏡！

留下來，幹下去

符名森

留下來

正在苦思計劃着遠行的學生
正在整理行李預備高走的工人

丟開你們的念頭
放下你們的行李

留下來

果決地留下來

留下來

像農夫丟不下耕犁
像鐵匠離不開鐵錘

我們需要你

時代的歌手

光明忠實的信徒

留下來

沒有陽光的小屋
需要開一個窗子

如此寂寞的深夜里
再不能沒有一絲聲音

留下來

我們這里更需要你

大眾的勞動者

人們的歌手

來

大家努力推倒那泥牆

好建造一個迎接太陽的巨窗

來

講一個辛酸的故事
唱一支動聽的歌調
不然

就朗誦一首血淚編織的詩兒
因為我們不能再沉默了

留下來

今天，勇毅地留下來

將思想交給時代的烘爐鍛鍊
將情感付予鬥爭的鋼鐵錘打

留下來

到人民的隊伍中去
到工人的陣營中去

將一切呈獻給永遠勝利的群眾

留下來

今天，必須留下來

絕不容許疑惑
絕不容許猶豫

必須決斷地留下來
幹下去！

編者按：符名森同學已在醫院中長辭人間，臨終前還念念不忘「荒地」，特地留這首詩請他的朋友轉給我們。符君生前曾用「一之」，「鳳史」為筆名發表文章於本刊。我們對這位青年作者的深深感惋惜，這首詩是他在本刊最後發表的遺作。

安息吧！符君。

教育

當挽着臂膀走在示威的行列裡，
騎巡隊的馬蹄和刺刀教育了我們；
路邊工人，店員含淚的歡呼教育了我們。

× × ×

當睡在鐵柵水門汀的黑獄中，
飢餓和寒冷教育了我們；
渴望自由的憤怒教育了我們。

× × ×

當在監獄裡拖着脚鍊去鋤地，去挑土，
從自己眉額流入嘴角的苦汗教育了我們；
田畦裡漸漸冒出綠的菜苗教育了我們。

× × ×

當深夜突然被囚車載走，
人世的依戀赴義的激動教育了我們；
伙伴們彼此淚臉相貼的擁抱教育了我們。

× × ×

圖書館的教育，
是多麼容易被暴風吹散的雲朵，
現在我們已經用自己的血，
自己的汗，
自己的淚教育了自己，
痛苦使我們變得聰明起來，也清潔起來，
從那些可羞可笑不敢告人的夢中醒來……
脫掉舊的壳，
雖然那上面還帶着自己的絲絲的血肉，
被砍伐的樹木才會長出更高的枝和更肥的葉。

× × ×

溪裡的魚游進了海洋，
在人民前我們樂得更忘形了，
像一個剛背書包進學堂的小學生。
我們解放了自己爬行了幾千年的思想，
像動物解放了自己的前足，
站立起來成了「人」！

• 羅 奇 •

生活素描

歌聲真够甜蜜

音樂真够柔美

迎面吹來清涼的一陣風

抖動了紗窗紅帘

悠然地躺在沙發上

凝凝地暇想：

這種生活雖然不錯

只可惜沒一個可愛的姑娘

翠對我似乎不感興趣

無奈我却十分愛她

或者她還沒有坐過我的汽車

也沒有到過我那別墅

漫長的時間怎樣打發

回頭到游泳池逛逛

今晚××的戲怎可不看

戲後順便去跑跑舞場

課本那比小說有趣

大報那比小報神奇

誰都說青年是最寶貴

不盡情地玩一陣還等何時

曾經有多少人勸我努力求學

有了學問前途才有希望

這真是杞人憂天

他們還不知道我爸爸有多少金錢

奴化的「黃色流行歌曲」

音樂學生

在還沒有講到「黃色流行歌曲」之前，應該讓我們先談談「新音樂」與萎靡的「流行歌曲」的差別：

在這邊，許多人往往以為中國的「新音樂」就是現在星，馬，香港所流行的國語歌曲，或者「新音樂」就是「時代歌曲」；其實，這種見解是錯誤的。「新音樂」是在抗戰時期所形成的，它的「母親」是抗戰時期的救亡歌曲；如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便是其中最有力的一首。而萎靡的「流行歌曲」却是脫胎於西法的「爵士音樂」(Jazz Music)。

雖然兩者都是國語歌曲，但如果把它們評比起來，那麼便不難看出它們是背道而馳的了；一種是萎靡的，下流的爵士流行歌曲，如「你真美麗」「如果沒有你」以及變了質的「夜半三更」等等；一種是健康的，有朝氣的「力」的「新音樂」的歌曲，如大家所熟悉的「美麗的祖國」(祖國大合唱第一首)「黃河船夫曲」(黃河大合唱第一首)「打黃狼」「插秧謠」等等。爲了「荒地」寶貴的版位，我們不能夠詳細地多談了，有機會還是等下一次再來吧。最後，我們得講：

「新音樂」是有「力」的，有朝氣的，有民族性的，能夠鼓舞人民的音樂。
現在我們應該說到奴化的「黃色流行歌曲」了：

大家都知道「黃色流行歌曲」是青年們的惡魔，是青年們的麻醉品；它使青年們的頭腦萎靡腐化，甚至「滅亡」。毀滅黃色歌曲的呼聲也會獲得了響應，也會獲得了正確的結論。但是，在我們實際的生活裡所接觸到的，大多數還是那些萎靡的「爵士歌曲」。這種「爵士歌曲」雖稱爲「時代曲」，但其缺乏積極性的浪漫情緒却是非「時代」所要求的。我們不必聽其曲調，就先看其歌詞就好了，那是愈來愈肉麻，愈下流的字句；這些無恥的作詞者與作曲者簡直是在搞「色情」的勾當了。

「時代曲」在中國本來是抗戰時期日本的比飛機大炮還要厲害的「武器」。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侵略的當兒，民族危機是一天天地加深了，但一方面民族的反抗氣息也一天天地滋長了起來，日本鬼子因此搬出了這種「武器」來抵制這反抗的怒潮，來引誘淪陷了的可憐的生命，使他們沈迷在麻醉的音響裡；而一部份的不能忍受苦難的生活的落後的知識份子，也因爲對「苦悶」的現實無從盡力去反抗去改造，所以就向這墮落的，奴化的歌曲低頭了；他們只有這麼地屈服在這「武器」之下。在那悲傷，失望，痛苦的生活裡，他們只是要求感官的刺激，只是要求神經的麻醉，而摒棄了一切的「

憤怒」和「反抗」。日本鬼子利用這種「武器」成功了；而這些「生命」也整個兒被麻醉，被奴化了。我們不能忘記：這奴化了他們的「武器」便是「黃色流行歌曲」。

因爲中國出了一個黎錦暉，所以這種奴化的「黃色流行歌曲」便受到了一部份「人物」的支持，而且又因爲有了這個黎錦暉，所以也就有了「黎派」的形成，因而這種「黃色流行歌曲」便更加地蓬勃了。這種色情音樂的風氣從此便一直吹，吹遍了整個中國的中部和南部(因爲北方有聶耳及冼星海的「靈魂」)，奴化了中國一半的人民。等到整個大陸完全被解放了之後，這種色情風氣才像其他的「臭蟲」一樣被消滅，被掃除出去。

在南洋的僑胞們，受到奴化的「黃色流行歌曲」的毒害的惡運情形與層次，也是與祖國所受到的相同。在淪陷時期受到麻醉，但和平後的現在仍舊是受到麻醉，不過，現在在祖國已經是沒有這種奴化的色情音樂的存在了；自然，在祖國的人民也不再受到這種色情風氣所侵襲。但是，在海外的我們難道就不是祖國的人民嗎？是！一萬個「是」，我們是祖國的人民；但爲什麼還在受着「奴化歌曲」的毒害呢？這個解答是極其簡單的，就是四周的環境使它——「黃色流行歌曲」

玩火的女孩子

——致蘋姊——

敬愛的蘋姊：

世界有哪一件事比無知之過更可悲的呢？得知你因我的無知而可能被火炙傷時，我是多麼自怨呢？然而，這竟出自無知。無知，是多麼可恥可悲呀！

我本不善玩火，如今却因這玩意而傷了你。在黑夜中你能使庭子裡的夜空現出各種美麗的火花，給人們光和熱，使孩子們歡欣和鼓舞。這可羨煞了我，竟也玩起火來了。雖然你發覺時會高興，然而，就在你發覺前因為你那破舊的亞峇屋而引起火燒。如今，據說你被炙傷。你也許不知這是我作惡，當我發覺時也太遲了。我深悔我的好奇和自作聰明，我更自怨因此傷了你。假如你發生

意外，此後無數的夜晚將不能再出現美麗的火花，孩子們淒涼的躲進被窩裡哭泣。

呵，這罪名何等巨大！

假如孩子們知道我是傷你的人，他們會咒罵我，我是孩子們的仇人，他們的笑容被我抹去，他們的呼聲被我吞沒。我不敢想象他們碰到我的時候的表情和舉動。我對他們懺悔，無數次無限深的懺悔，也不能償還他們的鼓舞。我是多麼可恨呀！然而，竟是個無知的可憐的罪人！

呵！我百死也難洗淨這罪名。

我不知如何是好，我只祈望你不致于病倒！這是我唯一的生機，也是孩子們的生機！

蘋姊，我還有何話可說？

你的罪人靜

。靜。

——來毒害我們的，因為「他們」惟恐我們太清醒，惟恐我們不受奴化。禁止演唱有「生命」力的歌曲以及不准「新音樂」書籍的輸入便是一個鐵証；其他的更不必說了，因為這不但是個社會問題，而且也是個政治問題。我們不能不時準備着與它們——色情歌曲——搏鬥。

在這「反黃色文化」的熱潮中，「黃色流行歌曲」當然也是我們所要反的目標。我們應該消除這些毒菌，不再讓它有「寄生」的機會存在。而以健康的，有「力」的，有民族性的「新音樂」來代替萎靡的，色情的，奴化的「黃色流行歌曲」的地位；我們要唱出雄壯的歌聲以响彻青年們的空間。末了，我們得有所警惕：「黃色流行歌曲」或是「色情時代曲」都是要來奴化我們的「武器」。

！學同的色黃反個一好

近月來，星市各校學生，都在熱烈的「反黃色」。為了響應這有意義的「反黃色運動」，我們班上也趁着假期將臨，考試已過的當兒，在自修時開了一個討論：「如何反黃色？」這不大不小的問題。承蒙級主任的答應，這會便在班上舉行。

由級長H君當主席，全體同學參加。這樣的由這些擁護「反黃」的同學們，一個坐下一個繼起來地

提供意見。

結果，意見最好的，是我們班上的同學：李某君的意見。認為大家立定意志不要陶醉於黃色文化，這樣，黃色的「作家」自然沒有立腳的遺地，黃色作品也自然不會產生。在大家歡呼鼓掌聲中，老李還激動地說：「大家反黃色的意志不可只有五分鐘熱度，願大家永遠支持下去！」

那知道，那晚（當天晚上），卻有好幾位同學發現李君和幾位英校的同學去×戲院看「模特兒」！

這就是反黃色聲中的插曲！

——好，好一位反黃色的李某！

△習者▽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越人·

人之生也，本來不由自己做主。願意不願意出世，也全不在本人的同意之下進行。自由主義者的自由思想在這裡是碰了壁了。做父母的，本來也難得很。給他們有權利決定的，是過不過性生活。倘不過，那自然沒有問題。要過，便得結婚，其後便是生孩子。孩子高興什麼時候出世，他們不得而知，而實際上是即使知道了，也一定沒法子幫忙，何況孩子本身，也還沒有形成，作為這思想的發祥地的腦子，也還是產生于精虫與卵子結合之後的。所以，願意什麼時候出世，以及願意作男人或女人，這些問題的提出，其實是在長大之後，由于現實的教訓，以及自己對於利害的衡量和比較方才產生的。這還是「勢利」，自私得很的。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所以，凡有思想，無不和人們本身所過的生活有關。資產階級是不會去想「人生的目的是什麼」的。他們整天忙着打算盤（這是對整個階級而言，個別的情形是不能不有差別的）。倘說他們的人生也有什麼目的，那就是資產階級的整部野心：金錢，地位，勢力（經濟的和政治的），較下流的則女人，奴婢，洋房汽車是當然的事，更無須多說。社會上有一種人，左擁右抱，妻妾以打計，這「妻妾成行」便是他們的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而他們的這種「人生目的」，則是跟着歷史的進步而進步。君不見乎古時候的奴隸主與封建主與今日的資產擁有者，胃口有很大的差異麼？這便是思想與物質生活有密切關係的一個証據。而且不止有密切關係，而是思想本身就被物質生活所規定的。但自然，這為物質生活所規定的思想，也將本身藉現有物資而付諸實行。同時，牠還會發明，這就是說，在已有的物資基礎上，儘量的發揮。于是乎我們看見舞廳，舞女，奴婢，洋房，留聲機，……等等。中產階級分上中下三層，上

層接近資產階級，思路也相同。下層接近小資產階級。一般的說，他們也沒有發過「人生的目的是什麼」的問號。因為那是當然的事，人生的目的是往上爬。「往上爬」是他們的事業，也是他們的人生哲學。無產者不用說了，忙不過來，況且肚子空着，還管「人生的目的是什麼」麼？人生的目的就是在填滿肚子，肚子飽了，其次是減輕工作，別的以後再談吧。只有小資產階級，略有餘暇，看着周圍的世界，有的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有的是勞碌終日，肚子不飽。看見要擠上前去，沒有通路，於是斷定人生是灰色的。「人生的目的是什麼」，渺茫得很。唉，人生真是沒有意義。這種情形，以智識分子為最普遍。智識分子的思想，本來頂頂複雜。有資產階級的思想，這就變成資產階級的幫閒，忙的時候就幫忙，行兇的時候就幫兇。有中產階級的思想，也有無產階級的思想，他們一有了依附，跟了主人了。中間有一部分，既不依附無產者，也不作資產階級的幫閒，這便無所依歸，好像沒有了軀壳的靈魂一般，不知怎樣才是。這世界沒有他們的地位，他們是自由主義者呀，真不知「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麼」？這種智識分子，應該趕快找主人，否則，終于只有作資產階級的幫閒而已，那是不由你自己作主的，就和你的出世，不由你自己作主一樣。

「趕快找主人，這是解決「人生的目的是什麼」的唯一途徑。而最有前途的主人，則是人民大眾。一依附了這主人，「人生的目的是什麼」便迎刃而解，人生的目的便是替人民大眾服務。至少在目前是如此。這是智識份子的出路，有了人民大眾，你的智識才有用處，你才能實現你的理想，你才不至于亡魂失魄，你才覺得人生有意義，你才真的知道「人生的目的是什麼」。

讀沙汀的「還鄉記」

· 靜梅 ·

沙汀的作品我從未讀過，對於這位作家的生平我也不清楚。我素來不好接觸我所生疏的作家的作品，讀他的「還鄉記」可說是破例，也是第一次讀他的作品。

沙汀在中國文壇是屬於甚麼派，有着怎樣的聲譽我都不問，我只想把「還鄉記」介紹給大家，在我是作為練習，也可使讀者們多認識一部作品的梗概。

「還鄉記」是寫在抗戰時期一個被賣的壯丁的遭遇。抽壯丁在中國，高粱子弟是能免役，到頭來所被抽的都是窮家小子。因為富人可以用錢代替兒子上戰場，而窮人爲生活所逼，只得賣壯丁代替富人賞兵去。在這種買賣壯丁中，撈利的是土豪劣紳，依勢凌人者。

青年馮大生，就是被生活逼得賣壯丁的一個。他雙親皆在，而他又有一個妻子，本來一家是靠耕種維生，倒過得。後來會一度到外地販賣東西，而染上煙癮。這使他的家庭不安寧，父母和他吵，妻子哭哭啼啼。也就因此，他才賣壯丁，企圖當做誠煙的行動。

在軍中，他辛辛苦苦的誠掉煙癮，因為吃不了苦，而又想家，便逃了回來。雖然是對日本侵略者的抗戰，在一般未受教育的、國家觀念淺薄的人民是不易認識抗戰的神聖的。其實，當時長官們的貪污，錢只往腰包裏塞，兵士的苦難是不聞不問的，不得不使兵士們起反感；即使兵士們有一點單純的道德的民族觀念，也會被貪污的氣氛所動搖。

馮大生就這樣逃回來了，當他抵達家鄉的時候，他忘記他是逃兵，忘記了可能被重新抓去的恐怖。他只覺得自驕，因為他把煙癮改掉了，再不必看到妻子的啼哭，父母的吵鬧。他是抱着何等奮興的心情回家呢？可是實事並不如理想，在他離家的期間，事情另有意外的發展。

自從他賣壯丁後，家裏便少了一個人手，而且母親的一手殘廢了，不能幫忙耕作，只有靠他父親馮有義，和妻子金大姐兩人，生活是更窮苦

了。

爲着生活，金大姐在馮大媽（大生的母親）的囑咐下，便常和附隊——保長的部下，監督鄉民工作的人——徐爛狗接觸，這徐爛狗是個好色之徒、依勢凌人的無賴。見到金大姐便動心，不惜施與種種的誘惑，薄弱的金大姐不堪榮華心的作祟，便被鈎引了。在鄉土的風俗，丈夫未亡，妻子是不能改嫁的，併頭也得有個紅娘，可是徐爛狗並不管這些，便將金大姐接了過去。

金大姐的跟徐爛狗，一方面也是馮大生父母常好吵鬧，家庭不安寧、生活苦，而徐爛狗又施與唆使和誘惑等，一個薄弱的女子因此被欺騙了。

這些事是馮大生所意想不到的。當他知道這事後，代替先前興奮的心情的是憤怒、仇恨。當時即抓了一把斧頭跑到徐爛狗家準備作個決鬥。

徐爛狗這瘦小子是不堪一擊的，當馮大生動手時，徐爛狗的母親抱着馮大生，而徐爛狗却縮進他母親房裡。這時他叫金大姐取手槍給他，可是金大姐是不肯這麼做的，她已發覺自己的被欺騙及對徐爛狗有着反感，她覺得他對不起馮大生。

馮大生終於在衆人的勸解下放下了徐爛狗。可是，他的憤怒並不會消滅，又在衆人的勸解下到保長處告徐爛狗。保長和徐爛狗是全類的也曾垂涎金大姐。他是袒護徐爛狗的。馮大生又向鄉長告徐爛狗，可是，這時鄉長和保長正打算合作叫林擒溝——即馮大生的家鄉的人民才笋子給保長去買的事情，他們正在進行剝削鄉民的好辦法。怎麼會替馮大生抱不平，況且徐爛狗又是保長的部下，保長只須在鄉長耳旁唆使兩句，徐爛狗的事便不必公正判決了。馮大生在幾次碰壁後，他決定和鄉長保長搗蛋。鄉長保長正打算叫鄉民打笋子，交給他們去賣，好撈大錢。馮大生便極力破壞，這也是對鄉民被剝削的抱不平的行動。他聯絡了一些有正義感的同輩，並有張大爺這沉着的老年人領導。在保長招集會議時駁博和不同意打笋子，不接受條件等等，甚至到各家去宣傳，鼓勵大家和保長作對。因爲鄉民如服從

保長去打算子，結果生活会更苦，而錢只有往保長的腰包裹去。

在這種種反抗的行動，保長的理想不能實現，於是便動怒。便準備抓那些企圖搗他的蛋的人。馮大生便在一次開會時被抓進廟裏關；這時馮大生的么爺馮立品——他是最不服保長的，保長要他修鄉公所，他逃避；他故意自己打算子去賣，不交給保長而被抓來和馮大生關在一起。

其實保長和附隊商量抓馮大生的時候，金大姐聽了便偷偷的告訴馮大生，叫馮大生逃走。可是，馮大生是好強的，他不怕。

馮大生和馮立品挖牆逃走。徐爛狗要包圍馮大生的家。事先，金大姐便跑來報告這消息。金大姐

是很關心馮大生的，她懊悔她的受騙，她恨徐爛狗，她又覺得對不起馮大生，她想死了乾淨，可是她爲着報復，打算在打官司時暴露徐爛狗的醜惡，因此她忍苦生活着。她被馮大生輕視，被徐爛狗虐待，可是爲着報復的信念她活下去了，她更關心着馮大生。

馮大生逃出家鄉，張大爺這些人還議論着怎樣對付保長的詭計。

這是一部山地人民生活的寫照，作品的地方色彩很重，對於書中口語，我們是很生疏的，作品以平淡的文筆寫出山民平凡的生活。使我們讀了會聯想到山民的生活的苦難，以及土豪劣紳的爲非作惡。

拉時代尾巴的人

• 勇夫 •

誰都知道今日的時代已跨到原子的時代了，可是還有很多追不上時代的落伍者，落後在後頭刮刮叫，這種不能走在時代前哨領導時代向前進的落伍者，只會在時代的皮股後刮刮叫，好像怕時代走向前似的拉着時代的尾巴，這種人無疑的是拉時代尾巴的人。

拉時代尾巴的人也有他們的主張，他們認爲如果將時代的尾巴拉住，這樣時代便不能向前進，而他們也不會被時代拋棄在後頭。可是儘管拉時代尾巴的人怎樣設法拉住時代的尾巴都沒有用，因爲自古以來時代的巨輪只會向前進，不會向後退的。

做爲年青的一員，必需負起領導時代向前的責任，如果不能對社會起領導的作用，那便會爲時代所拋棄；便成爲時代的落伍者。這個時代是我們年青人的時代，我們要愛護它，使它向前，我們絕對不能允許任何一位拉時代尾巴的人來阻礙我們的時代。我們要把自己的時代推向前，就必須有實際行動，若只是喊喊而已，對時代根本就喊不出什麼來，有些頹廢派的「文人」，還不檢討自己本身所寫的文章的爲害青年，反而大喊「前進」。

不過事實是可以征服一切的，我們不必爲時代被人拉着尾巴而苦悶，只要我們有決心要領導時代向前，那麼一切苦難便會迎刃而解。

這個時代本來是一個大苦難的時代，加上有拉時代尾巴的人在後頭拉着時代的尾巴，使這個多難的時代更加多難。這個時代爲什麼會有拉時代尾巴的人？詳細的研究起來，不外乎是因爲社會的組織欠健全，需要一批人緊緊的拉着時代的尾巴，使社會不能發展到對這些拉時代尾巴的人不利的地步。其實爲什麼要這樣？拉時代的尾巴對一個大時代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如果你有辦法拉着時代的尾巴，也不能把這個大時代拉回他們理想的天地。

拉時代尾巴的人，認爲這個時代正是一個好機會，如果這個時代給它溜走了，那可不是大失良機嗎？所以他們爲了不使機會失掉，只好緊緊的拉着時代的尾巴，可是他們萬不知道，這樣的拉着時代的尾巴，是一件不智的舉，結果他們不是被時代的後腳踢傷便是在革命時死亡——玩火者惟有死路一條，因爲時代如果不順利的向前進，便會有流血事件發生。

讓一些人緊緊的拉着時代的尾巴吧！因爲自古以來都是這樣的，也就是有人拉着時代的尾巴，才會有革命事件發生——這個時代是屬於真正擁護真理的人的，如果有任何人拉着我們的時代的尾巴，我們就應該舉槍向他。

誰敢侵犯我們的時代的是傻子，聰明的人是應該負起推動時代向前的責任，拉時代尾巴的人！是弱者的表現，有胆量何不面對着大時代斗爭一番？

山中公路

△寶里▽

這是在那高山之巔，山岩陡峭，古樹參天的地方……

在岩石重疊的山坡上，透過綠樹叢中，隱約可以望見守林人的小房，房頂上有一根柔軟的，扯着無線電天線的杆子。一條羊腸小道，由房前經過，蜿蜒通向山底下的小溪。每天清早，有一個皮膚黝黑的十歲的小姑娘，光着腳板，沿着這條小路跑到山下去。她一手托着個水罐，伶巧巧地從這塊石頭上跳到那塊石頭上，她睜着一雙滴溜溜的大眼睛，望着朝色朦朧的山谷，望着晴朗的天空，起伏的山巒和朝陽發出微笑。

這是守林人的幼女娜黛拉。小溪不停地向下奔流着，發出嘩嘩的響聲。從娜黛拉記事的那一天起，她就一直聽慣了這種像搖籃曲一樣動聽的音響。是這種音響晚上伴她步入夢鄉，早晨它又在黎明前首先把娜黛拉喚醒；它輕輕潛入孩子的夢境，在那甜蜜的早覺剛剛醒來的時刻，使人不能立刻分辨出來，是小溪在奔流呢，還是窗外在落雨……

越是接近小溪，嘩嘩的水聲就越加響亮，溪水喧鬧着穿過岩石，激起一股雪白的浪花，轉而聚成一道瀑布，它彷彿在用那晶瑩的流水含笑迎接小姑娘的來臨。在晨光中，娜黛拉高興和小溪

一塊玩耍。她又在盤石上坐下來了，把手浸進涼爽的泉水裡，撫摸着水流，然後跳到河裡，洗個澡兒坐在地上曬乾身上的水珠，不慌不忙地編起她那打濕了的黑油油的小辮子。

滾滾的小溪整個早晨都要陪她談話，假期裡她又跟誰去交談呢？天一放亮，爸爸就出外「搜山」去了，此刻他正在踏着山岩，扛着一枝步槍，在那伸手可以探到天際的地方走着……

爸爸不在的時候，娜黛拉就成了這個世界的主人。那低矮的木房，清澈的小溪，松林密佈，環抱河谷的羣山，統統歸她主宰。可是娜黛拉並不害怕。她已經習慣啦。每一棵樹木她都熟悉，每一條從山岩中迸發的溪水都是溫馴可親的……

無數條小溪匯合成一道洶湧的巨河，從山崗某處雲端後面直瀉下來。娜黛拉還沒有去過那裡，儘管在她來說，雲彩並不像盆地和山下村莊的孩子們所想像的那樣遙遠和不可攀及的。雲彩的行徑娜黛拉都一一看在眼裡。它們差不多就在守林人的房頂上飄蕩。當天空陰霾的時候，烏雲繚繞在山野的上空，覆蓋着臨近的峭壁，籠罩着松樹的梢頭。風無情地席捲着浮雲，把它們吹散。

「爸爸，帶我去吧，到山崗上面去，」娜黛拉已經懇求過好幾次了。「我真想走近去看看那風捲浮雲的地方……」

後來守林人答應等開出一條小路時，就帶娜黛拉到山頂上去。而眼前，在這烏雲密佈的時刻，娜黛拉只能呆在家裡；雖然是白天，屋子裡却被窗外的陰雲遮得黑乎乎的，隆隆的雷聲震動着，用那出色的木料鑄成的金黃色的板壁。山中的一切，都在狂吼，古老的大樹猛力地在娜黛拉的耳邊呼號。一隻孩子的小手，戰戰兢兢地伸向桌子，以便把充滿各種噪音的收音機關住。這種噪音是在近處，在山頂上可怕的搏鬥的反響。

通到山頂的小道是沒有的。從此地到哪裡也沒有道路，有的只是一條沿着小溪的窄路，遠遠地通向住着列凡叔叔和愛得麗嬌的盆地。上學的時候，娜黛拉就寄居在叔叔家裡，到爸爸這兒來只是作客，有時騎驢來，有時騎馬來。

很少有人來到這裏。有時列凡叔叔偶爾背着一個中晷的獵人走到這裏，或者還有一些生人用那莫名其妙的工具到這裏測量山脈……去年夏天首都的少年博物隊員還到這兒來過哩！少年博物

研究者身上背着背包，手裏拿着拄棍。他們在山裏採集礦石標本，稀有的藥材，娜黛拉熱心地幫助了他們。

有一天，小溪旁邊張起了一面地質工作者的帳篷。領隊的是尼娜·費道洛夫娜。娜黛拉很快就和她混熟了，甚至一起睡在帳幕裏呢。尼娜最注意的是山泉，這位山谷的小主人興緻勃勃地領着她從這個泉眼跑到那個泉眼，殷勤備至地向她介紹了山場的事情。特別使地質工作者們感到興趣的是「鹿泉」。已經要向盆地出發了，尼娜·費道洛夫娜還滿地裝了一瓶子泉水，嚴嚴實實地把瓶口封好，裝進自己的背囊裏。

大家往盆地裏去：有成羣結隊的少先隊員，有採完標本的地質工作者……娜黛拉時常想起他們。也許今年他們還會到這裏來？也許現在他們就已經衝進山間的小路了？……可是誰也沒有來呀！聽不見人聲，只有那小溪的平穩的、單調的響聲。

太陽高懸在蔚藍色的天空中，羣山閃着綠油油的光兒，河水散發着清新的氣息。這兒好，可是盆地裏比這兒更好呢。小溪在那裏聚成一條大河，在集體農莊一望無際的菓林裏和葡萄架下奔流着……葡萄園裏這時正洋溢着一片歡笑，孩子們在河水裏洗着澡……傍晚，馬路上人聲嘈雜，汽車喇叭嗚嗚直響，俱樂部裏放映着電影。

當娜黛拉因見不到親屬，老師和學校裏的女友而感到十分寂寞的時候，她就從這兒寄一點信息把自己的近況告訴給他們。寄信的方法多着呢。可以在水面上放一隻紙船，要是手邊沒有紙呢；就乾脆用綠樹枝一類的東西編成個「信兒」扔到水裏。小溪總是如願以償地替娜黛拉做這件事情。她把一束黑莓或者雜草往水裏一扔，說了聲：

「漂吧！」河水就輕輕托住小姑娘的「郵件」，急速地向下游漂去，碰着石礁就拐一個彎兒，活像一個快活的「郵遞員」。要是盆地裏的孩子從河面上撈起這些郵件，馬上就可以猜到：「這是從娜黛拉那裏來的！」

「這是從那兒，從雲彩下面漂下來的！」

一天早晨，娜黛拉做一陣從遠處傳來的隆隆的響聲驚醒了。天空異常晴朗，而煞似雷鳴的響聲却分明在山麓下面繼續着，這是怎麼回事呢？

娜黛拉一口氣跑到臨近的懸崖上，細細地觀察着下面。這裏却是青烟不見一縷，陰雲不見一絲，只有群山迎着朝陽閃光，叢林在微風下搖曳。周圍一片空曠，小溪的嘩鳴划破了深谷裏的靜謐。

也許，是這個令她感到驚奇的吧？

但，不久，從底下的山峽間傳來了一陣更大的響聲。

「爸爸！」聽到爸爸的口哨，娜黛拉驚恐地喊叫起來。「你

聽見沒有？響着呢，好像打雷！」

爸爸從樹叢裏蹣跚出來，戴着一頂氈帽，做着黑色的短上衣，扛着一枝步槍，臉上的鬍子好幾天沒有刮過了。他拖着疲憊的身子，慢吞吞地踏着石塊，會意地向娜黛拉微笑着。

「你怕這響聲了嗎，娜黛拉？」

「我沒有害怕，可是覺着有點怪，大晴天倒打起雷來了。」

「這是勝利的響聲哩，乖乖。石頭崩碎啦，馬路就要修起來啦。」

修馬路！娜黛拉興奮得拍手起來，投到爸爸的懷裏。

「真正的馬路嗎？爸爸，這裏是不是也要修？到我們這兒也能跑汽車啦，是不是？」

「嗯；這裏也修，往上，——往山頂後面修。」

「山頂後面有什麼，爸爸？」

「山頂後面還有山頂比我們的還要高……再往後就又是盆地和城市啦。」

嘿！陌生的盆地和城市……那裏也要給娜黛拉開闢一條道路，好，讓它更猛烈，更頻繁地響起來吧！

……響聲一天天地劇烈起來，山谷裏蕩漾着勝利的回聲。每一次爆響都使娜黛拉的心房為之一動，——道路又向前逼近一步啦！

一個望眼欲穿的日子終於來了。窪地裏出現了建築工人。

他們都是些年青小伙子，晒黑的皮膚上掛滿了灰色的塵土。窪地裏人聲起伏，熱鬧非常……

傍晚，建築工人在小溪旁邊張起帳篷，脫下自己為汗水所浸漬的斑斑點點的外衣，蹲在河邊動手洗起來。娜黛拉盡力幫助他們。她紅着臉兒指給他們，在哪一塊石頭頭上洗起來方便；接着，又氣喘吁吁地拾來了一些柴火。然後就領着建築工人到自己的山泉跟前汲水去了。

「打這個水吧，這是頂可口的了！……」

然後，她快活地興奮地跟建築工人一起坐在營火旁，一個年紀稍長的工程師和她攀談起來。

「現在就給我們講一講吧，娜黛拉，」工程師微笑着說，「你是怎樣發現『鹿泉』的？」

小姑娘臉上泛起了一朵濃濃的紅暈。

「難道這是我發現的嗎？」

……是鹿自個兒發現的，我不過是留心發覺了這個地方罷了……那隻鹿病了，也許是受了傷啦。我第一次在泉水旁見着牠的時候，把牠吓壞了，渾身直打哆嗦，一步也跑不動啦……以後牠就時常從山頂上下來，跑到自己的泉眼前，喝了又喝……我猜想牠是用這水給自己治病的，別的不喝，就單喝這一個嘛……」

「後來怎樣，治好了嗎？」

「大概是吧……牠一天比一天強壯起來了，在我最後一次碰見牠的時候，牠已經一個高兒

就跳上山去，像一陣旋風似的。

「你知道這水的名字叫什麼嗎？小鴿子？」

「叫什麼？」

「『娜黛拉』。」

「爲什麼叫『娜黛拉』呢？」

「爲了紀念你的發現，地質工作者才這樣稱呼它的。要知道，是你第一個發現了鹿泉，介紹給他們鹿泉的水的呀……小娃娃，要是沒有你的發現，也許我們不會修這條馬路哩……而現在就要在這裏修築一座礦水工廠啦，『娜黛拉』也就要全國馳名啦！……」

娜黛拉困惑了，甚至有些慌亂起來。想不到她這一點小小的發現會影響到道路的命運。用不着懷疑，這是因爲她把清澈，甘美的泉水，介紹給地質工作者，而引起這些陌生人的忙碌……就在這一刻，她有說不出的興奮：鹿泉水要馳行全國啦，它把健康和力量帶給人們，使他們不至於年輕輕地死去，像她媽媽似的……

娜黛拉那時才剛剛記事，——好像透過瀰漫的烟霧……多難過呀，那時候竟不知道鹿泉水的事情，說不定這泉水會把媽媽救活呢……

「難道你們就修到這裏，修到泉水跟前嗎？」娜黛拉一邊往火堆裏丟一根樹枝，問道：「再往前就不修了嗎？」

「還要往前修，」工程師若

有所思地眺望著山頂，馬路正是要從那兒翻過山去，「那裏也有這樣的一些小姑娘，帶着自己的發現在等待着我們呢。」

「你以爲這裏就算頂高了嗎？」一個戴着瓜皮小帽，臉上有幾顆雀斑的伙子興沖沖地轉過身來對娜黛拉說，「那兒有鳥都飛不過的村莊，可是他們怎麼辦呢？以前走的是羊腸小道，如今生活提高了，他們要走平坦廣闊的大道啦……」

「那兒有多好的空氣，多美的陽光啊！」有一個建築工人興奮地說，「一看就知道他原來是一個莊稼漢。『陽光永遠普照着！可以在那裏開一所先夏令營。」

「而主要地是建設療養所。我們正計劃給礦工修一座高山療養所呢……」

娜黛拉像着了迷似地傾聽着建築工人的談話，一雙晶亮的眼睛愈發亮起來了……馬路會改變這裏的生活面貌，她這裏不再是僻塞的地方了……誰都需要一條寬廣的大道，大家都在期待著它！莊員沿着這條道路，運走自己菓園裏的產品，城裏的貨物也會源源運到農莊裏來；從「鹿泉」往城內運載保健礦水的卡車將會絡繹不斷，而在直插雲霄的山嶺上，一座華麗的高山療養所將會矗立於炎日之下……

「你們要給療養所起個什麼名字呢？」

建築工人快活地交換了一下目光，說：

「太陽殿」……喜歡不？」

娜黛拉羞澀地抿嘴笑了：

「太陽殿……挺好。」

她沉默了一會，又說：

「爸爸說，山頂後面還有盆地和城市呢。」

「嗯，百花盛開的盆地和靠山濱海的城市……等你長大了，娜黛拉，沿着咱們的馬路到學院裏學習，那時還記得我們不？」

小姑娘沉吟了一下。

「記得的……」

晚上的霧在小溪的上空低迴着，薄霧籠罩着山谷。不一會，爸爸在營火堆前出現了，他做着懷，鬍子剃得精光，胸前掛着一排金光閃閃的戰鬥獎章，腋下夾着個酒囊。建築工人的來臨，在爸爸看來更是一件異乎尋常的事情。他好像來到了親蜜的大家庭裏。雖然這些人的膚色，頭髮都各不相同，並且從他們的舉止中可以看出，他們並非都是在深山幽谷裏長大的，但是當話題一轉，到斯大林格勒或白俄羅斯的戰場時，他們立刻便找到了共同的語言。

大家一起在營火旁邊用過了晚餐。一輪明月高掛在山巔，靜穆的月華灑到山谷裏。一片巨大的陰影出沒於峽谷之洞，霧氣在水面上泛着眼光；道上車燈交錯，高大的山岩閃着礦石的光芒。

「噢，山谷裏的月色多麼皎潔啊！」工程師若有所思地說。

一個披着夾克的善良的機械師，一口氣飲乾了杯裏的水，打

趣地說道：

「糟糕，杯底啥也沒剩，要不就把它潑到月球上去了！……」

接着，他把杯子交給旁人，用一種雄強的低音哼着一支娜黛拉所不熟悉的曲子。許多噪音應聲而起，親切的歌聲明朗而暢快地打入孩子的心坎。娜黛拉心情激動地傾聽着他們……

然後不知是誰的一隻像爸爸一樣有力的手臂，輕輕地摸了娜黛拉一下，接着小姑娘聽到一個溫和的、沉思的聲音對着爸爸說：

「你有這麼個好閨女……我家裏也有這麼一個着人愛的小傢伙……」

「這是我唯一的女主人呢，爸爸驕傲地說。「只是在這裏她寂寞得很，假期覺得好長哩……」

「現在就不會寂寞了，跟盆地經常可以往來……願意不，娜黛拉，明天跟我們坐汽車沿着新馬路跑跑？」

娜黛拉喜氣洋洋地瞧了瞧爸爸。

「管甚麼，去嘛，看看叔叔和孀孀。」

是坐着汽車在新修的馬路上跑哇！在那營火堆前聽過了這支歌曲以後，使她感到陶醉的是那月光映射的山巔，蜿蜒通向山底的閃着光亮鋪滿碎石的馬路——這條馬路埋在暮色朦朧的峽谷裏……

娜黛拉作客本來是要去一天

的，結果却不得不在盆地裏多呆些日子。愛得麗孀孀不肯放她：此刻山谷裏正是雷聲震耳，大雨滂沱的時節。奔騰的溪水從那裏把連根掘起的樹木和混濁的水流衝到盆地去。

烏雲連日在山頂上繚繞，房屋裏的玻璃被隆隆的山雷震撼着；只是當雲消雨散，烈日當空的時候，列凡叔叔才把娜黛拉領到馬路上，並讓建築工人用汽車把她帶回家去。

開車的是一個熟人，他興高采烈地會見了娜黛拉。

「你爹平安無事。這點雷雨是不會把他怎樣的，」司機快活地說，「而馬路有幾處却被大水沖壞了呢。」

「你們怎樣從暴風雨中躲過來的呀？」小姑娘驚奇地問，「是在草棚裏呆着的嗎？」

「沒有，寶貝兒，我們沒呆多久，」司機愉快地笑了一下。到達終點之後，娜黛拉大吃一驚，小溪旁邊一面帳篷也沒有！機車沒有了，建築工人也不見了。修好的馬路環繞着懸崖，隱約消失在山崗深處，消失在被暴風雨沖洗過的，為輕紗般的浮雲所蔽覆着的山崗後面邊。

「再見吧，女公民，」司機開開車門，打趣地說，「你的車票是到這一站的。」

「可，可是……你們的人都到哪去了呢？」

「我們已經在那邊了，」司機向山後某處揮了揮手。「要給他們帶個好嗎？我們時常想念着

你，還準備給你寄點東西呢……

娜黛拉提着籃子站在路基上，她歡快而迷惘。誰都不在了。所有的人到了那邊，高高的地方去了。要是能够從這兒給他們帶幾句話，把自己對這條馬路的謝忱帶過山去有多好啊！

「給他們帶個好！」她抖動着嗓子說，「向所有的人致敬熱烈的敬禮，叫他們寫信來吧……」

「一定的，」開車人笑着向姑娘告辭說，「地址我們是熟悉的。」

汽車走開了，在馬路轉彎的地方倏忽消失。剩下來的只是雨後現出的一片蔥綠的山槽，沒有一絲雲彩的藍瓦瓦的天空，在山岩中新開闢的共和國的康莊大道！

歲月一天天地流過去，但守林人女兒的感覺如今却有些不同了。羣山好像讓開了一些，世界變得廣闊多了。每天早晨喚醒她的再也不是小溪的響聲，而是接踵而至的汽車的喇叭聲了。

如今，娜黛拉所有那些最奇妙的理想都是與這強烈的建築場上的爆發分不開的。響聲轉移了

地點。可是守林人的房下響聲大作的事情還為時不久，現在響聲却一步步地深入到山裏去啦，——那邊的巨石也在崩裂了！

建築工人沒有忘記這位小朋友。早晨，當娜黛拉到溪邊梳洗的時候，溪水會不止一次地給她帶來來自雲端的「賀件」。多麼漂亮的「賀件」啊！有時是一束雞冠花兒，有時是由一些罕見的野草和鮮花結成的花環；這些鮮花她從來還沒有見過呢，看來一定是生長在那裏，——生長在與終年積雪的山峯並立的高山叢中。

想到就寫

諸葛求實

(二十一) 脫離了現在，理想和希望便無價值和意義。

(二十二) 聖經上說：凡是為惡的，必定怕光。

(二十三) 太規律化的生活，使人變成一個機器。

(二十四) 我在解釋 Wage 和 Salary 兩字的意思時，一位學生站起來道：「真他媽的！連文字都有階級性。」

(二十五) 馬來亞獨立之後，馬華文藝的形成與發展將會空前的快。

(二十六) 「荒地」是青年人的朋友，雖然我們不敢說牠是已够理想的刊物。實際上，需要改進的地方還很多，譬如說，在校對上，在文章的質的方面，都還未盡滿人意，而且，內中還常發現少數思想不很純正的作品。

然而，「荒地」是一股熱潮，充滿着青春的活力，熱情揚溢，使人年青。

「荒地」還在嬰孩期，牠的前途是無量的。當你們把「荒地」拿來和南洋其他雜誌比較時，你們會驚訝青年的能力。

「荒地」幾期來的文字，以暴露黑暗者居多，歌頌光明者較少。後一類作品，還要多充實些。

「荒地」第六期所發動的反黃色文化運動是完全正確的。但這運動還要廣大，深刻而且澈底。

X X X X X X

(二十七) 什麼是自由？人家要治你，你就被他治。有人打你的左頰，就連右頰也伸給他打。叫你喝毒酒，你就毅然，飲而盡。

我知道了，我們有做奴才的自由，有讀黃色小說的自由，有被壓迫的自由，有……

喂，小聲點，當心闖禍。怎麼，說話不是自由嗎？

我所看到的

深淵

我所看到的是勞工的死亡——建築工人，從十幾層樓上跌了下來，於是赤紅的血染遍那條馬路，這條馬路呀！有誰，知道也是他們兄弟的血汗染成的，

但是也有人爲了歡樂，無故的死亡，無聊。

我所聽到的是窮人受火災的侵襲時的呼救聲，火災呀！你爲什麼偏要往窮人身上打算，是受了「上帝」的使命，抑是你怕窮人翻身，

爲什麼勞工會死亡，爲什麼窮人會受火災的侵害？

是金錢？是勢力？抑是不可告人的陰謀？

那邊，那大廈裡，坐的是大頭家，他的旁邊坐的是他的私人秘書，他抽着煙說

道：

「今晚我們：……」笑聲代替了一切。

爲什麼大頭家能歡笑？

難道他忘了這大廈是勞工們犧牲了幾條性命換來的嗎？

我所看到的是「饑子」被人利用，

那邊陽光照不進的角落裏，又死了一個人。

「饑子」爲什麼會被人利用！善良的人爲什麼要「死亡」？

我所看到的是有血肉的青年，一個個往死亡之路跑；少爺小姐却一個個往高樓

上爬。

我看到鳥兒被關在籠里，我看到魚兒被人釣上來，我也看到羔羊被獵人追捕，

這一切的一切都証明了這個社會的矛盾。

我所看到的是的士司機和三輪車夫用血汗賺來的錢要按期交給「銀行」，唉！他們的血汗爲

什麼要流？他們爲什麼要「還」？

流汗的人爲什麼會受輕視，世界上所有流汗的人呀！你們永遠是「偉大」的！——

這個時代被人瞧不起的人才是真正的。

我看到學生畢業後，個個碰壁，學校是開來幹什麼？學生爲什麼沒有書讀？多少青年學生不

辭千里的奔向大都市，可是我同時又看到都市的「學校」要有人拉裙帶關係才能踏進校門。教育

變成了生意，學校變成了商場。

我看到人殺了人，可以用金錢請人代自己講話，金錢可以請人做事，有了金錢生命便有了保

障。

人、人、人、他們都是人嗎？爲什麼人可以利用人？

人生是爲什麼？爲保護他人而生；爲他人講話而生，唉！悲哀！

我看到平民無故死亡，一輛大型汽車跑過，撞倒了人，車內那位紳士還回頭來罵一聲：「活

該！」是汽車撞死人？抑是人撞人？

我看到有良心的文藝工作者，一個個縮回頭去，是生活使他

胆寒抑是環境的使然？

時代會使人變，可是人爲什麼要變？——你沒有看到青年學

生在和惡劣環境鬥爭，於是反黃色的呼聲四起。

有人變，有人不變，變的人成爲哈巴狗，不變的人却永遠是

人。

這個時代留給人的是血，是汗。可是從血汗中去認識時代的

是人。

看吧！時代在咆哮。

不敢面對時代的是懦夫，所以我還是要看，這個時代是要我

們來看的！



青年人的苦悶

陸苗

生活在這新興與舊的過渡時期的廿世紀六十年代的青年人，是有着太多的苦悶的，社會上種種醜惡的現象，處處足以引起青年人的反感，因而他們對現實便顯出極端的不滿和厭惡，甚至逃避了現實，整天生活在美麗的幻想的境界裡，而那美麗的幻想又難以實現，於是青年人就感到苦悶了。

記得有一個人曾經這樣興奮而欽羨地讚嘆過：「青年呀！人類的春天。」這句話一點也不誇張，青年人本來就有着「一股春潮般的熱情與活力」（除非是那些未老先衰的小老人）。春天是可愛的，人類的春天更可愛；他們富有正義感，更熱愛真理，這就是他們可愛的地方。

然而，這個新興與舊的過渡時期的世紀末，確是青年人最苦悶的時代，青年人最深惡痛絕的就是不合理的制度，而現社會的不合理的事情卻是觸目皆是，這就引起了青年對現實社會的不滿。於是比較勇敢和激烈的，就很想起來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甚至有些還抱着耶穌基督救苦救難的精神，想為人羣，為社會做一番有益的事情；而一些胆小和懦弱的，就只好逃避了現實，躲到牛角尖裡，去做他們的美麗的理想。——而當他們夢醒的時候，也就是他們最感苦悶的時候了。

不過，儘管那些勇敢的青年人，有着多麼偉大的理想，多麼衝動的熱情，多麼激烈的壯舉，而在這舊的不合理的制度還未消滅，舊勢力仍然有着強大的力量的現社會裡，他們還是處處碰壁，處處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某些倚老賣老的大人先生們，對於年青一代的人的那些正義的行動，他們總要隨便的給套上一頂高帽，說那是危險的舉動，或是可笑的妄動；更甚的是他們還要想出種種可恥的方法，用種種卑鄙的手段，來阻礙那些正義的行動，來跟年青的一代為難，作對。於是，到頭來，一些本來很有作為的青年人，仍舊要感到徬徨無主，甚而跌入了苦悶的深淵裡。

然而，話還得說回來，現在確是不容青年人徬徨和苦悶的時期了，青年人應該擯棄那種消極的苦悶的思想，為了維護真理和正義，青年人應該鼓起那股春潮般的熱情與活力，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現社會的制度是不合理的，我們的時代是可咒詛的，可是活在這世紀末的社會裡，青年人就應該做到「敢哭，敢笑，敢怒，敢罵，敢打，站在這可咒詛的地方，擊退這可咒詛的時代！」

五四，一，五。

聞一多的話

李攷輯

讓未死的戰士們踏着血跡，再繼續前進，並且不惜灑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個糊塗的人都清醒過來，每一個怯懦的人都勇敢起來，每一個疲倦的人都振作起來；而每一個反動者都戰慄地倒下去！

許多壯烈的場面，許多英勇的鬥爭，在一代中間的反應，不儘同情者少，反而受到自鳴清高者憎惡。尊崇正統的意識在作祟，他們總以為青年們受人利用，而不敢和青年站在一道。

牛角尖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暫時的擾動，只能使他表面上起點變化，機會一來，他還是要恢復常態的。

內心的觀念搏鬥已經結束，就應該把思想和實踐緊密的連結起來。

儒家的思想就是叫人好好奉承主子，好好做奴才；所謂儒者比統治者更可怕，是涼血的陰謀者，是最狡猾的人——殺了人還要叫別人感謝，真是最陰險的劍子手；這些儒者也就是專門縮在無靈魂的女人屁股下面，大造其毒素文化來貽害廣大人民的文氓，牠們向來是站在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不儘獻媚主子，而且做幫兇；他們相信中庸的道理。什麼叫中庸呢？就是不認真，不徹底解決問題，不分青紅皂白，一味折中，把有理的變成無理，無理的變成有理。

我發狂了！

我發狂了，
我發狂了！

當人們用強硬的手段

把棉花塞進我的喉嚨

我喊不出什麼

——縱使仇恨填滿心胸！

我發狂了，

我發狂了！

當人們殘暴地

用黑布蒙住了我的雙眼，

我看不見什麼，

——縱使前方是一片燦亮！

我發狂了！

我發狂了！

狂烈的火燃燒着我底心窩，

我在火光中變成了猛獸！

——札勒——



火

——獻給有為的
年青朋友們——

生命在燃燒着，
蔓延着；這就是火給
予力量的鐵証，多少
年來，我的生命由頹
衰發展到新生，由憂
鬱感到快樂，由滅亡
到創造！……這一
切的一切，都是火給
予的力量，我頌讚火，
我永遠熱愛着火！

朋友！生命的火
燃燒是短促的，乘着
胸中的火燄還未熄燼
的時候，挺起胸膛！
握住堅硬的拳頭；向
黑暗中的惡魔描擊！
我們要鬧揚真理！我
們要生存下去，我們
要教育下去，我們更
要承繼黃帝的子孫的
光榮！我們就得站起
來，勇敢地站起來！
往前衝！往前衝！衝
向魔鬼的陣地，攻陷
敵人的重圍！朋友，
趁我們胸膛還熱烘烘
的時候！

生命並不是一支
臨風欲熄的臘燭，更
不是一隻渺小無能的
螢火虫，生命像一團

團的野火；永遠燃燒
不死的野火，祇要有
一升的草原，祇要有
絲兒的餘燼，野火還
能燃燒，野火還能蔓
延！

希望是一團烘熱
的火花，我們要用這
團火花，照出黑暗中
的魔鬼，暴露惡魔的
猙獰像！我們要用這
團火花；照亮人生的
路，讓在路中摸索的
人們辨別出方向，我
們要用這團火花，給
予冰窖中的人們溫暖

時代的輪齒不斷
地往前轉，這是火的
功能！火是創造時代
的原動力！火是我們
生命的維他命！我們
要追求，我們要爭取
；從此窮苦的人們生
活有保障，飢寒中的
人們有溫飽！迷途的
人們有了引導……

歌頌你；火！你
的熱，你的光，給予
人們幸福，給予人們
溫暖！火！歌頌你的
威力，歌頌你的光芒
萬丈！

于星
五四年元月十日

歐陽文流

商 量

歐陽想想

這一對相依為命的姐妹
背上各背着一個小生命
只要有機會使他們相見
就會嚕嚕嚕這樣那樣

哦！原來她們是在商量
一個說：阿狗哥近來怎樣
一個說：近來的菜米高漲
只要有時間她們就會這樣
商量生活萬一起了突變

這一對相依為命的姐妹
背上各背着一個小生命
她們各懷抱着一個信念
幾年後孩子會聰明成樣



商量(木刻)

司徒志光

寫雜後編

我們將那羣富窮的男女青年寫給我們的信刊在第九期的編後話裏後，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又有人給我們經濟上的援助。首起響應的是無名氏寄來了十元。接着又收到一個窮苦的職業青年歐陽文流君寄來了一封信和「火」一稿。見（三十面）他說「年青人的刊物是要由年青人來創造的。但是他却慚愧地說：「我是個窮苦的職業青年，無從以錢的力量來響應這熱烈的號召，唯有以自己淺陋的拙作來響應我們熱情的朋友——「一羣富窮的男女青年」的號召」，他說火那稿如能發表的話，稿酬便獻給「我們自己」的刊物。

歐陽文流君！你的禮物我們只好領下來了。在這里，讓我們握握手吧！

有很多讀者來信謂本刊所發表的文章都很好，可是對讀者的服務則表現得很差，這個批評我們可以坦白地承認，在假期里我們會儘量想法子把這缺點改善過來，可是假期里又有一些小事，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還需要讀者們儘量的給我們指教，好讓我們的工作步上正軌，不過我們唯一的障礙就是我們是在校的學生，除功課外還有課外活動等，所以儘管我們怎樣分工合作，也是往往都是感到時間不够支配。

我們是以「勇敢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同時勇敢的接受批評」的精神來搞荒地的。創刊號的「向前走」里已經說過，「我們要教育大家，喚醒大家，同時被大家來教育、督促，」年青的朋友！請你們伸出手來吧！

以後作者來稿最好在稿末註上通訊處，免得要寄發稿酬時多一層無謂的麻煩。
陸望平君：寄給你的信被退回，請示最近通訊處。

這期刊增版四面，算是將那「一羣富窮男女青年」送給我們的錢獻給大家，也算是大家對我們的愛護，和我們對大家的愛護的具體表現，但是就因為增加版位，一時找不到好的稿發表，所以這期又脫期幾天。以後我們將設法補救這缺點。

「荒地」是大家的，請大家共同來耕耘。

近幾期來，本刊曾發表過一兩篇批評的文章，而批評的對象都是在本刊發表的文章，這可算是一種自我批評；這些批評的文章的觀念是編者認為對的才刊出。這期又刊出洪運成君的「略談脫離現實」一稿，主要是對費里君寫作不甚積極的批評，希望費里君及讀者注意；有意見大家討論切磋。

室輯編

第九期要目

第八期要目

存書無多

羅曼羅蘭的精神
藏族青年騎馬回家鄉
他們，那色情的一羣
青年與「黃色文藝」

閒話「靈魂」與人
介紹中國新音樂運動一部偉大作品
黃河大合唱
論英雄與英雄主義
談談馬華文藝

欲購從速

★ ★

★ ★

茲匯奉叻幣.....元.....角訂閱

荒地半月刊.....份自第.....期起至
第.....期止請

發給收據并按期交寄為荷此致
荒地社

定戶.....(英文).....

地址.....

(英文).....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定期	實價	附註
叻幣七元	叻幣三元半	叻幣一元八角			一·零售每本叻幣三角。 二·寄英屬地郵費一律免收。其他各地另加四分，航寄照算。

荒地半月刊定價表

本刊創刊號，第二期，第六期，再版本經已出版。歡迎讀者郵購，歡迎各地書局代售。
(凡郵購五十本以上以九折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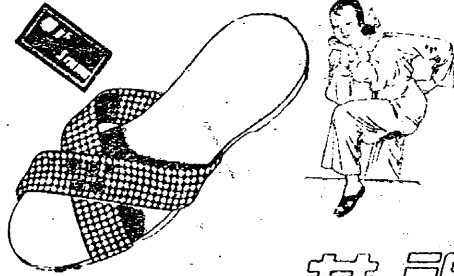
工好貨好

大東眼鏡行
GREAT EASTERN OPT CO.
SINGAPORE SOUTH BRIDGE ROAD
專配眼鏡
號五七二路馬大水車牛

配鏡最多

待優別特 顧惠生學 備齊鏡眼型新種各
平公價取 多繁類種 筆水錶手售兼

鞋膠華新



新華公司製造廠

六八九四號 二十四樓 坡加新 原中
二四六二九號 號五十五 坡加新 嘉德山 新佛茶 廠分

紙的|愛|界|學|來|及|新
：|報|讀|最|生|亞|馬|市

新報

版出六、四、二期星逢每

A 號八五一街絲絲市新：址社

九三七一：箱信 七五一六 話電

Sin Pao Press Limited.

158-A, CECIL S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副刊精彩

版式活潑

建立健康理論

反對色情文化

定價：

每份一角五分
每月一元八角